

新編

集

自二十六季
至三十一季終

服部文庫
117
195
10



117
195
10

左編



錢塘 馮李驊天閑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叅評
向懷杭州陸 惲吳阜

男 馮張孫近漢
翼孫念詒 校輯
尤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五第十八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
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
儀會。正義不直言齊人城邾者以其非經故也此
已連經舉之故下文烏餘奔晉直舉城邾之歲不言
會于夷儀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

春秋經傳集解 襄公

晉泣盟伯卓秦伯成而不結不結固也傳為後年修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

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傳一本作轉正義曰漢書藝文志云左氏傳三十卷則丘明自分為三十也

丘明作傳使文勢相接為後年之事而年前發端者多矣文十年傳云厥貉之會麋子逃歸十一年而云

伐麋宣十一年傳云厲之後鄭伯逃歸十二年而云楚子圍鄭皆是也今為後年修成發其前成不結與

後相類不宜獨載卷首故知其傳寫之失也魏晉儀注寫章表別行起頭者謂之跳出故杜以跳言之

思按此正先經始事之例如惠公元妃篇冠于隱元年不書即位之前是也

經甲寅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林

公弑獻公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行雖未居位林父復歸衛專邑背國猶為叛

也○林書畔始于此凡叛賊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

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朱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

可以書叛必不能討者也○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名與不名

傳無義例○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吳荀偃子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宋向戌後期故書良霄以駁之若皆稱

人則嫌向戌直以會公貶之○駁邦角反○秋宋公殺其世子湫稱君以殺惡其

父子相殘害○湫才何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

卒于楚未同盟而赴以名○冬楚子蔡侯陳侯伐

此篇前案後斷案有賓主而兩不相下
描寫極活斷有抑揚而兩意相承議論
極精

當御無私是爭大撫劍拂衣是力爭于
子朱作兩番寫子叔向作一番寫此整
中之變也前半已明寫二臣力爭善
矣直斷便無停頓故于平公先應上當
細無私將所爭者大特作一場然後連
寫兩字字以抑之文得開而曲意得曲
而濃亦方與上半文勢相配否則未免
頭重脚輕此變中之整也章法一絲不
苟

上半子朱叔向兩兩爭執下半平公師
曠兩兩解中間却差人救之三字作

轉與東上起下亦恰寫出滿堂哄然全
爭字十分出色于前案愈有神于後斷
愈有力也若無此筆將晉朝以此寥寥
四人即以閉着為要者國手乃能爾耳

此篇傳甯喜弑君事以甯喜為主開手
却從子鮮為復敬如強命叙入反似罪
在此二人矣下文疾忙補註出子鮮與
甯喜言緣故求寫得子鮮有許多勉強
不得已之便見此罪全在甯喜又詳伯
玉近關之出以及右字屢次攔阻卒伐
孫氏而殺子叔總是一貪政由甯氏一言
遂爾身犯大難篇中凡兩寫告三寫停

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夷儀叔

向命召行人子員欲使答秦命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黜退也撫劍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

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

所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褰裳也拂振迅之義對

以褰裳解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庶幾也吾臣之所

爭者大林言為公忿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

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不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

責叔向下句忠而撫劍拂衣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侈則

專責子朱公義廢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辭不敬如強命之

敬如獻公及求反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如曰雖然以

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公使子鮮子鮮

必欲使在其間

子曰總之審喜案伏筆步步趨到解
經一筆結斷也是極有步驟極有佈置
文字。

上半是原叙下半是正叙原叙分作兩
層前一層詳其獄君之困重政由審氏
句後一層詳其獄君之意重三個悼于
詞前以敬姬陪子鮮復從子鮮轉出審
喜後以伯下陪右宰仍從右宰歸重審
喜兩層通叙正相準也
正叙亦三點審于一伐一出復攻與
原叙三悼子曰又相配章法妙絕
前云政由審氏斷云罪在審氏兩句聲
對蓋貪此甘言自當被此大惡也首尾
照應完密章法了然或有逆後數篇讀
者共其旨矣

孫執升曰甯喜以先人為言不知雖
有命不可受也舊君而復此新君者將
何以處之是父逐一君子前而子弑一
君子後也且以為成父命而蓋父愆乎
則弑君以復君是父欲蓋逐君之愆而
反蹈弑君之罪子欲蓋逐君之愆而
反成父弑君之罪也而逐君之罪又終
不可蓋故曰雖有命不可受也

不獲命於敬姬敬姬不獲命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祭則寡人祭祀而已甯喜告遷伯玉伯玉曰

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遂
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

兩君前出獻公天下誰畜之畜猶三悼子曰吾受命於
先人不可以貳命在二十年穀曰我請使焉而觀

之觀知可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
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

故若不巳死無日矣已止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悼子

曰雖然弗可以巳對何論說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
守二子孫文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

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
孫氏夜哭國人各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

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言子叔剽無謚故正
獻公為從父昆弟成十年衛侯之弟黑背侵鄭傳云

衛子叔黑背侵鄭是黑背字子叔即以子叔為族也

元年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傳云衛子叔來聘是舉族而稱之也今云殺子叔為剽無諡故稱族也

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此子鮮與名字所不能分君無罪故發之

○孫林父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

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

周旋戮也林父事剽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專邑自隨為罪故傳發之正義曰華向宋辰地

不隨已則不稱叛邪廢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

已於法為罪戮之人故書入于戚以叛也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

此段純是理語末二句尤醞藉傳于經亦實嚴互用也

前厚緣云有太叔儀以守衛君其必歸可見此番復國太叔與有大功而君也

朝以入臣也又以出正所謂其言莫上猶夫人也然一讓一對先讓後止平

景將驕情傲色寫得鬚眉逼現倒映下文使人巨耐千古傳神絕技枯管死手何處臨摹

三逆字與後四寡人四臣字罪字相配成章法

或撫其內或營其外太叔與母弟鱗同功一體之人今已見一班矣此段要為後子鮮起本當通長讀之乃見作者神理一片耳

嫌若晉所納故發國納之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類也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領之而已領擡其頭言行驕心易生領戶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感友以首肯見意也

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

大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補正曰在如乃心

罔不在王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補正曰在如乃心室之在在存問之公聞文子答甯喜之言故忿之補正曰在如乃心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

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縶以從扞牧圉

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衍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

俞選連三節為一評云。伯玉全身。只在事外太叔全身。只在中立。皆與齊喜反照。兩近關出正相映。亦明。

被衛侵而想獲備件而復想勢不致晉討衛不止。蓋此節為澶淵之會起本也。

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

戚東。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求在衛。孫蒯追

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以殖綽為惡鬼而責其子反不如

遂從衛師敗之圍。蒯威父言更還。逐殖綽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

臣復愬于晉。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前年三月甲寅朔享子展。林

展為元帥。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蓋請之於

王。正義曰。如宣十六年傳。晉侯請于王。以鞞冕命士會是也。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

三十。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林二十。四井也。子產辭

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

子西十一年。良霄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

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邑也。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

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

讓不失禮。林遜讓而不失其班次之禮

八六四三兩。都以數目成支三命再命。陪說以降殺以兩句為主。故以讓不失禮斷之。是一首清簡文字。與入陳篇相稱也。

此亦清簡文字。與入陳篇相稱也。

此亦清簡文字。與入陳篇相稱也。

名諸侯名公對寫中以將討衛作上下
關紐無一筆無法

此亦合傳體皇頡董父同為楚囚而一
爭于楚而不歸一獻于秦而得請則州
犁左祖于子圍而子產不雷同于太叔
也上下各有兩說上半以上手下手一
陰一陽見當面難弄之巧下半以不獲
其可一反一復見背後揣摩之精皆作
者着意結構處
看來通篇皆以曲筆成一以曲說斷
因而爭之者得一以曲說請囚而貨之
者非曲說存乎所用而皇印之幸不幸
困之刻木往社節取上半不見兩兩相
對之妙矣

正于伯州犁工其理也而問囚則失其
聽訟之理太叔為令正正其辭也而取
貨則失其請命之辭映帶有情定非率
爾
上截高州犁活是一花臉問言于勢腔
口無不活跳乃其妙尤在所爭君子也
一句先安放封戌以見我並無偏曲而
不虞其着着左祖且隱隱以石卵不敵
脇制原告也絕倒

下截子產語只一反一正論取賈之失
則先斷不獲而後指其故論更幣之得
則先酌其詞而後斷其可結以兩層分
應亦恰與上半叙事收局相配此合傳

晉人為孫氏故名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

來聘名公也名公為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

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鄭皇頡

戌之皇頡鄭大夫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

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正於伯州犁正曲伯州

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

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

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證王子圍獲已以媚權要也

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成怒抽

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戌

城麋印董父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

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主作辭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謂大叔辭以貨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

不其然受楚獻功大名也若曰拜君之勤鄭國

之維繩也。

此篇傳會澶淵及執甯言却詳執衛侯請衛侯事分兩截請前是依經以辨理後是錯經以合兵也然一片寫去上截疆域田又取西鄙與孫氏且因衛侯于士弱氏分明為臣執君已伏下截之案下截齊侯鄭伯特特為此如晉却兼享賦詩兩家絕不提超直待私于叔向叔向言衛君之罪于二君然後重賦詩以切切之則固假借之使有可藉下斯已矣前論書法以趙武不書為尊公而不

言以為臣討君也正與後晉侯言衛侯之罪相照明為晉侯出脫非左氏淺干義例也林註以此駭之未詳其筆意之所在耳

特為衛侯却且說閑話妙正在此若一見便說世無此急驟說客亦世無此急驟文法也賦詩用分拜詩用合于諸賦詩拜詩又另排場風調致佳

春秋左傳

卷十八

微君之惠詞。恰與上。兩。日。字。出。說。相。映。文。心。慈節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董父可得。

林言當歸功于秦不必以賂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董父傳稱子產之善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田正戚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戚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偏不說為巨。當者故也趙武不書尊公也罪武會公

姓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此二句是實向戌不書後也後會鄭先宋不失所也如期於是

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得與會故不書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文

齊以先歸討其弒君伐孫氏也遺北宮括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

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國景子相齊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侯景子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澤及遠若露子

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風義取適子之館分還子授子之袞兮言不敢違遠於晉

正義曰晉侯嘉樂二君故二君一言澤及于已一言不敢遠晉皆所以答嘉樂也叔向命晉

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

敢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不同故拜二君辭異國子使

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

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

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

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成

三百人為罪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

之御剛馬。正義曰漢書藝文志無周書篇目當是孔子刪書之餘其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馬亦不

剛轡亦不柔志氣庶庶取與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不疑其文殆非尚書之類也

鄭風義取眾言可畏衛侯雖別晉侯乃許歸衛侯叔

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

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

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穆。鄭七穆謂子展

公孫舍之罕氏也子西公孫夏駟氏也子產公孫儉

國氏也伯有良霄良氏也子大叔游吉游氏也子石

公孫段豐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謂子

良公子去疾也子罕公子喜也子駟公子騏也子園

公子發也子孔公子嘉也子游公子偃也子豐也子

印也子羽也子然也子然也子然也子然也子然也

羽不為卿故止七也。正義世族譜云子羽穆公千

其後為羽氏羽師頡是其孫此非行人子羽公孫揮

也譜以公孫揮為維人自外唯有罕駟豐游印國良七族見於經傳

同請備侯獨叙國子使私同一賦詩獨稱罕氏後亡乃文家互見法若必兩兩對說到底則亦印板章法矣

此傳宋殺世子事經罪宋公傳則罪左
 而蓋連本為寺人伊戾所陷然非嬖寵
 媒孽于內平公未必遽信即信矣而有
 大臣力爭于外其罪亦可立自無如尤
 者變畏者惡女子小人表裏有心而盟
 楚之獄成矣文作三段讀首段將棄佐
 座師四人一提明立案中段正叙伊
 戾誣罪事末段另詳左師嬖夫人事伊
 戾似主而實實夫人亦主中實左師則
 主也讀此文須看其實主分明中連有
 法處
 首段千叙東佐座三人忽憑空先着合
 左師畏而惡之一筆以伏一篇之根絕
 妙手法
 中段詳實伊戾誣害太子罪在伊戾也
 忽插入昔日固聞之一筆則罪歸夫人

左師矣又着一筆左師聒而與之語則
 罪又獨歸左師此史家許多頭緒歸併
 一路之法其妙尤在步步脫卸安插無
 迹耳
 末段忽叙沒要緊事而回映前文則
 左師所以成太子之死者其罪狀乃愈
 明史家往往以開文襯出正文最濃密
 可意味
 伊戾語語忠順此真好人之尤者左氏
 特為與萬世之為伊戾用伊戾者留一
 好樣子也
 欲速二字與驪姬之譖申生無二衣鉢
 節傳奈何不
 唯佐也能免我居然孝弟之言日中不
 來吾知死矣居然知幾之識然則所謂
 美而狠者亦左師輩諸潤之辭耳無罪

注盟徵
 一作明徵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此節加以三字每為片段赤而毛棄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

尤甚林大宮夕見其母不見何法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惡而婉佐貌惡大子座

美而狠貌美而心狠戾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寺人惠牆

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牆或作

以惠伊昔發聲實為牆戾非秋楚客聘於晉過宋上已有秋復發

不言秋則嫌楚此自貽伊戾也大子知之正義謂與楚請野享之

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大子也

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

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伊戾為

師不行恐詐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

內侍廢關盟處為大子反徵而聘告公聘馳曰大子將為亂既

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

二字便以此為註脚矣

寫左師忽而伴為不知極其奚落忽而

伴為過款極其承奉活畫出一副花臉

顏色來化正之筆 起處只着一雙字

中間突稱夫人幾不可解讀至終篇忽

將君夫人三字擲筆出如許妙文使人

絕倒也 詳左師之語而棄之變已見

寫一面而兩面皆活絕妙手法

唐錫周曰伊戾小人耳若非夫人與左

師授意何所持而肆無忌憚至此左

師之惡太子已於篇首註明而夫人之

從宥下不並無動文却于平公口中露

一夫字便見公亦不備其子此必有人

焉從酒過燈下搖唇弄舌令平公口開

太子過惡者而後為亂欲速之言一入

千耳更無半點疑忌也作者惟恐後世

讀者滑口讀過又從太子口中寫出唯

佐也能免我一句猶曰棄也與成也實

殺我耳豈非誅意之筆 唐評甚佳但

夫註音扶本輕賤之詞猶渠也改作本

音不必

此篇聲子為友復國文章雄邁開戰國

說士之風而談理典則徵事詳贍渾浩

流轉猶是元氣未漓人語國策遠不逮

也通篇只作兩半請謂不能也以上

是泛論其理以下方切論其事而切論

又純用借賓形主法極辨之口極動之

文

起手一段籠起通篇大旨用楚材實多

已直走後四段妙在虛虛縮住且作泛

三篇

名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

與之語 聒謹也欲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

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 步馬習

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 正義氏猶家也 左師

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

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以玉為錦 曰君之妾棄使某

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 左師令

命也傳言宋公聞左師 曰夫不娶文平 夫誰入

諛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鄭伯歸自晉 請衛 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

執事懼不免於戾 言自懼失敬於 使夏謝不敏 夏子

君子曰善事大國 將求於人必先下之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

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 伍舉娶於王子牟 王子牟

為申公而亡 獲罪 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

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

復故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一篇大文從此句生出

此篇

復故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議歸楚事朋友世親

班布也布荆坐地共

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

論。展出一大段文字。此鋪排滄瀆法。

泛論又分反正兩層。上虛下實。第一層。

言無善人則國從而亡。而兩引詩書以

証之。第二層言有禮則國無敗。而先引

商頌以証之。前引詩書在後。後引商頌

在前。恰將三引証攢在中。最是引古

妙境。時文上段先講後點。下段便先點

後講。令點題攢在中。若上段先點後

講。下段便先講後點。令講題攢在中。開

皆此法也。人自習焉。不察耳。凡古文段

察皆此一法。而屢變之。

泛論只重在刑不濫。數語可了。却將賞

不僭。陪說又引詩書以証之。又引古以

証之。重重疊疊。不厭其繁。不嫌其被蓋

因。後半篇四大段。波瀾壯闊。若起若寂

寥。便有頭。輕脚重之。諸須此大鋪排方

得相稱耳。此通篇之間架也。

引商頌。只作承上起下。而前後自以善
為國者古之治民者相對提挈。為章法
用筆最變而整。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平在明年。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

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

且曰。晉大夫與

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

不突。抑揚動聽。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

杞梓皮革。自楚往也。

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

亡臣多。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

對曰。雖有而用

楚材實多。歸生聞之。

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

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

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

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詩大

盡也。瘁。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

病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刑不

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

又云。天人策本。此

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順天

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

無不饜足。所謂加

膳也。飫。於據反。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

於據反

春秋左傳

襄公

左

泛論已畢。方入時事。又趁勢作一總提。為下半篇之綱。處處筋節。只是一闔一關之法。天文人文。固無二理。于此益信。

平平四段。於不變處。見其整齊。于各變處。見其錯綜。鋪排得此。思過半矣。

四賓陪一主。於賓位寫得精神透徹。便反映得此主十倍精神透徹。故前四段多少頓跌波瀾。說到正位。却只簡簡徑徑。誦然而止。使閱者隱隱躍躍。將賓位許多光景。都借過來。絕妙作法。後賢刻

也。思臨摹風神。終覺不逮。天事固不可強也。

唐錫周曰。鏡花水月之妙。全在若離若合之間。以此文言之。椒舉花與月也。析公雍子于靈苗。黃皇鏡中花水中月也。文從晉用楚材。說起。疾忙用夫獨無族。姻乎句。宕開如花。鏡中月。浸水底。俄焉波紋如穀。月亦在水中。蕩漾庭砌。風迴花亦在鏡中。攝曳也。接手便平列四段。寫出四個。逃死大夫。害楚樣式。如四面。皆水。水水有月。四圍皆鏡。鏡鏡有花。宛然月徘徊于斗牛。花綽約于欄檻矣。然後用今又有甚于此句。接到椒舉身上。如半日鏡中看花。忽然迴首。綠影參

徹樂。不舉盛饌。○饌士眷反。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鄭立曰。殺牲盛饌。日舉。以夙夜朝夕。對春夏秋冬。

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

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

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

其材。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宣諸戎車之

也。殿以為謀主。殿後。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

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楚師必

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

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

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

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

是也。不是其曲直。猶言不喜此人。林雍子奔晉。晉

人與之郟。郟。晉邑。郟許。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

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

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

舍示必死。

襄公

襄公

襄公

差之地奇葩競吐。愈覺婀娜可愛。夜闌水邊玩月。忽然仰視。疎星幾點。之旁水。鯉魚懸。愈覺光芒奪目。却又相合到今。在晉矣。晉將與之。縣以此叔向。與前文。句句迴環。映帶。令讀者依稀認得。來時。有路。仍如曩者。花照鏡中。月浸水底。光景也。豈非宇宙間千萬劫不朽妙文。妙批。

囚。欲使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知。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

在元。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

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

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子靈奔晉。晉人得取夏姬。○雍於勇反。

與之邢。邢。晉。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

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

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鄗縣東北有棘亭。楚罷。

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

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以為。

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

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

軍。○陳。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

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行戶。

郎反。又。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

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吾乃四萃於其王族。

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燬。

徐揚貢曰。前路參差。反覆閒靜。有味。後四段格整而勢橫。有百鍊之鋒。有四溢之趣。建安諸君祖之。

孫執升曰。夫獨無族姻乎。語尚緩。是皆然矣。言下便有危悚處。

俞寧世曰。成襄二公五十年來。晉楚交兵事實。敘述詳盡。此與呂相絕秦篇。皆左氏聚精會神。借一段議論。為全部春秋前後作關鎖。非苟作者。

夷復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燬。燬子潛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

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

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

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

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補正陸。彼若謀害楚國

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

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

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恚欲報之。

○恚一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

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

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

來。昧猶貪冒。不如使遲而歸，乃易成也。遲快。夫小

人之性，釁於勇，奮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

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釁動也，奮貪也。言鄭之欲與楚

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足子住反。又如字。正義

王肅云：釁謂自矜奮以夸人，奮吝惜之名，故為貪。詩

眼如鏡舌如刀也。

三四層作一筆寫句法曲而勁。一語斷盡後世邀功啟釁人罪案病根。

云民之貪亂是也又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

南里隋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津名門于師之

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汜而歸於汜城下涉汝水南歸

汜音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後葬之

○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

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林重女色而輕齊鄭之請此平公之失政也

補正曰討罪而取其女且同姓故

○晉韓宣子聘于周主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各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士時事四

時貢職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

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侯莫能如禮唯韓起不失舊

○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

烏餘齊大夫廩丘今今廩丘縣所襲衛羊角取之治羊角城是遂

襲我高魚高魚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介

于其庫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

其義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諸侯弗能治

林註獲楚門者九人愚意當是鄭為至獲故迨而歸耳當更詳之

子展若見又當為君賦蟋蟀之卒章

此等猶可想見文武之道未墜于地處

前○半叙舊事後半叙新謀中間却以弗能治乃卒治東上起下作轉機章法一片是左氏慣家

廩丘句是主下三句另叙衛與宋對兩取字一倒一順高魚段起承上襲字收遞下取字恰好兩襲字對說兩取字連說而兩頭略中間詳小小叙置無不有

讀末二句使人亟欲看下文作何舉動最是妙筆他文都是結上此獨通下後世釋官家每一回終故作不了之局動握心目間其法蓋向此中竊去也

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

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

皆討類也顧上讓取言於此類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

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

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

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會者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

皆不與盟宋為主人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

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晉會常

在衛上孔奐非上卿故在石惡下○林晉楚始同主

夏盟也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于是乎始

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于漢梁而無君臣

之分于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

吳越焉甯喜弒剽立衍衍今雖不以弒剽致討於大義

爾矣宜追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衛侯之弟鱣出奔晉

書名也書在宋會下從赴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而今復患其專緩

答免餘既負其前信且不能友于賢弟使至出奔故

書弟以罪兄○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夏

之大夫也豹不倚順以顯弱命之君而辨小是以自

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鄭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鼫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禮自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此王霸之所以興衰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今長歷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申再失閏若是

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傳二十七年春宵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

此承上篇出色寫無甲師三字使諸侯具車徒以效封不必別尋做作使鳥餘亦具車徒以受封不必別尋題目極費手事不煩半點氣力輕輕了當文亦只用幾輕絕不費辭快甚

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鳥餘具車徒以受封鳥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正義曰亦使鳥餘具車徒者三國皆具恐其驚覺且欲聚以執之不使

趙文子看上節以乃卒治之作提下節

以諸侯睦習作結可見帶之能皆武之能也多筆反是意少筆反是主讀此知史家輕重之有權

偽效鳥餘之封所謂周也本一連說却將使鳥餘受封插叙于中最是叙事錯綜變化處而兩具車徒對說于前受封效對對說于後以錯綜為整齊唯左氏最精于此法

唐錫爵曰只兩具車徒鳥餘之眾一網打盡矣此人胸中真有五花八門之奇

直是一人事不知人豈止不稱而已落筆輕倩使人絕倒以服美扶進一層作陪賦相鼠者當不止一慶季也

進散下云盡鳥餘以其眾出出受使諸侯偽效鳥餘

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偽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

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

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正義曰重言諸侯乃謂天下諸侯皆以此事睦于晉劉炫云晉宋古本皆不重

言諸侯則但指三國耳只贊他車美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亦看書者只贊好墨之意

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

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

此傳衛殺甯喜及弟鱄出奔事以殺喜為主鮮亦因殺喜而出也通篇以免餘為線索然殺喜雖作難于免餘而實授意于公開手將公患之提明已立一篇之主而于免餘口中則曰公勿與知是明知而故縱之也于鮮口中則曰納我者死是明言甯喜之死唯公實主之也未段兩寫與邑使卿是明明寫出免餘能殺甯喜為衛侯極得意之人而衛侯之殺甯喜不過假手免餘而惡名終不可掩也是一首綿裏針文字

起手只三四語而許多轉折滿心要做却又怕做句句怕做口角却句句要做神理看他只是婉商並不力沮寫來真有頰上三毫之妙

臣殺之君勿與知是真能謀事任事人然于衛術則先得我心不啻如見其肺肝然矣
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只八字而使人讀之多少不平將誰愬乎實有一種說不出苦衷蓋既受賣友之名而又不取章君之過也字字傳憤恨之神

通篇都用逐句頓逐句轉筆法蓋又一種手意也

左傳

詩鄘風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詩為已言其聞甚為明年慶封來奔傳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

知恐伐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

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使攻甯氏弗

克皆死無地及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時公孫

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

朝穀不書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歛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

為明年石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謂甯喜賞

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

治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肯

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

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

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

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已出欲仕無所自愬從之而治其事則明已以對君故出非以不才見弃此意

春秋左傳

襄公

元

豈可令人知之。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亦以報公。自誓不仕終身。

此叙事辭。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此亦落得虛體面。稅即總也。喪服總。非鱗自言。縗裳縷細而希非。

五服之常本無月數。痛愍子鮮。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而獻公尋薨。故言終身。補正傳氏曰。諸侯絕期。獻公痛子鮮之甚。故特為此服。陸氏曰。諸侯絕稅如字。禮日月已過。聞喪而追服。謂之稅。公與免餘。

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語稱千室。又云十室。明通稱。司馬法。成方十里。革車一乘。此一乘之邑。每邑方十里也。

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

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

叔儀不貳。能贊大事也。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

文子大。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

之兵。以為名。此言向戌攘之為名耳。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

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蠹害物。之蠹。小國之大

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得久弭。今不可不許。

弗許。楚將許之。以名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

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

寧喜之專。前不實寫。只于此處畧補一筆。又即借以刺衛衍之隱衷。字無虛設也。免餘亦可以無目曉之譏矣。

使文子為卿。徒以免餘。故也。乃字寫出他。斃強神理來。

此篇傳末之盟。事是大事。文亦大文。凡作六大段讀。

弭兵之盟。合十四國之大夫。而先楚。然晉有信。而書先晉。則固當重晉。故通篇以趙武為主。叙事特詳。既以趙武為主。而發端者。向戌。襄事者。叔向。故前半頻寫向戌。後半頻寫叔向。看其于首段。從向戌叙入。次段將叔向帶出。筆筆有法也。

第一段寫各國許盟。蓋凡十四國。以四大國為主。四大國又以晉楚為主。楚又

以晉為主。先主後賓。詳畧相間。只此一段。已是絕妙章法。下文齊從晉。故晉詳而齊亦詳。秦從楚。故楚畧而秦亦畧。下筆都有分寸。不徒爾也。相其筆法。蓋以一謀一難。兩亦許之。相對而另以小國帶點作尾。成片段者。

第二段寫各國陸續而至。仍重晉楚。而以晉為主。寫趙武第一。個先至。便見他有信慮。又獨書至于宋。為許多至字之綱。而于木則特書至自陳。以別之。異乎諸人而亦不得同于趙武也。妙甚。特詳仲尼使舉是禮也一節。見此篇以趙武為主。為後書先晉。晉有信也。作襯托。多支辭。遙映前道。之以文辭。又跌後賦詩一大段。文字無一閑筆。叔向為介。趙便押一陪客。後來先楚侍言。詳論

人物處處用着。而通篇以宋享趙文始。鄭享趙武終。首尾照應。極有情也。

未盟前。兩邊私下成言。以兩成言對提。盟以齊言單結。亦以晉為主。看子木特出難題。被趙孟一駁。而楚王俯以從之。矣。筆法可想。又成言于楚。即是成言于晉。故盟以齊言。只用虛筆作結。詳畧互見好。

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折之設。反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向。因享宴之會。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舉。記錄之也。服虔云。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聘辭。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

無衛石惡至。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故言從趙武後。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王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無衛石惡至。須無。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趙武命

故言從趙武後。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王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遣黑肱。就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就於陳成。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滕成公至。亦小國。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也。使諸侯從晉楚。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使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之。

請齊使。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朝楚也。謁，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經所以不書齊秦。秋七月，

戊寅，左師至。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子

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

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公孫歸生至。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

軍。示不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伯夙謂趙孟曰：

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

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邇人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

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伯州犁曰：

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

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

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

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

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

木死。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

起本。

正義支行兵止則禁為墨墨以備不虞此藩雜為軍者方欲弭兵以示不相忌也

第三段寫將盟患楚衷甲一番議論見楚無信而晉有信為先晉伏案乃一篇把握處也。寫楚衷甲却將以藩為軍先作一鬆又將楚氛甚惡先作一襯至

衷甲之非先就他自家人口中痛作評駁然後以叔向不足慮斷之極頓跌之妙

楚氛之惡尚是虛景故強為落落衷甲則實有其跡矣能無動乎 咀華謂衷甲乃虛張聲勢以恐嚇趙孟使晉不敢與已爭耳非真欲因會擊晉也昭元年初午言於趙孟曰子木詐晉而駕焉蓋事後思之始恍然悟也子木此時妙在連自己心腹都瞞過晉人安得不墮其術中此評甚合但直以趙孟為睡裏夢

裡則彼豈不能變虛聲為實事乎且跌落書有信也亦無力矣當更詳之

叔向語凡作四層第一層暗承上令尹將死一段議論第二層暗承上望信來

服一段議論第三層明承上左還入宋一段議論第四層明點醒弭兵本題結出一篇大旨此借叔向口中將前文一貫串為下文煞出晉有信也張本文字警策之至也

全篇歸重晉有信句却不用正說一路只極寫楚之無信而正面自透最是借賓形主妙法

與宋

致死

夫能致死下脫四字

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踣也○單音丹○補正言未有不亡

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病者單斃於死○不病不待病而強死也正

者單斃於死○不病不待病而強死也正非子之患

也楚食言當死晉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

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病則欲

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

猶言人人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不能得宋死力

及是之惡語氣連上不像起下亦非日弭兵以名諸

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

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

比小國武子恐叔孫不從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

皆不與盟私屬二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

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

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

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遂其小是故貶之

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

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

第四段正寫盟事以書法斷結為一篇

大旨歸宿常思春秋紛紛無日不以戰

爭為事忽然想弭兵一何題目乃當

日天地間極變換之事遂成左傳中極

精彩之文盟以齊言已兩邊說安及

至臨時又出一番爭先議論事以變而

若驚文亦以變而入妙矣于爭先而

挿叙不書族一條正見書法之嚴而下

文特先書晉為千古之信史也所以重

精武首至矣大凡文字枝葉葉總要

處處回抱本根作者讀書精神眼光都

一毫苟雜不得違命正對無信豹不

書族楚豈得先乎

前段論表甲此段論爭先都是極寫叔向以上顧為介下照賦詩其實寫叔向處正是寫趙武處向戌自齊言以後絕不見影蓋請到客人吾事已了爭長競短聽客所為不能復與之矣想如此主人亦大難做在

第五段叙盟後事以旁筆出色寫叔向照應前叙向為介不落空又添入楚王

贊范武子一節作陪令文字不寂寞也看此文中四段都用插寫法叙諸國之全却挿入多文辭一節叙楚衷甲却挿入楚氛一節叙先晉人却挿入不書族一節今叙叔向佐卿又挿入范武子一節實主相間章法至變而整也趙武不能對乃是持放叔向出一頭地正到子平來之僕之意看後七子賦詩許多對答評論可以得之不言之表矣

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

狎更也正義曰陳蔡鄭許午南午北成二年

楚公子嬰齊為蜀之盟諸夏大夫咸在是更代主盟實久也

豈專在晉叔向謂趙

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

之氏反

非歸其尸盟也

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

小國

主辨具

楚為晉細不亦可乎

楚欲尸盟自同于小國

國任晉之細事不亦可從其請乎正義曰盟法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此盟爭先敢不爭主備叔向

欲趙孟下楚假

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

蓋孔子追正之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

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

夫酒臧紇為客劉炫云兼享晉楚不以

子木與之

屈建為賓者賓唯一人出自當時意耳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

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之外

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

以近在其國故謙而重盟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

重盟故不書蒙門宋城門

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

之德何如

無隱無愧可見亦

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

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

尚上也能歆神人也

神享其祭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五君謂文襄靈成景服

第六段既盟而歸亦文字餘波以正筆出色寫趙孟學識深博暗為不能對子木作註解實遠應起處多文辭作一篇之結束以見此盟只一趙孟可入斯深表趙孟之至者已先以旁筆結叙向復以正筆結趙孟用筆輕重實主分明凡合傳體皆是此法蓋論列多人固必以某甲為一篇之正主也

每賦一詩必換一樣謝答法與季札觀樂篇并漢同工首二節一美一刺以不足當非所聞對次二節一歸美于君一受規于已以何能請受對次二節一喜于相遇一善其無荒以子之惠吾有望對末一節獨拈本詩以福將焉往欲辭得乎說兩遍自為對仗參差中無筆不藏整齊奈何以亂頭粗服之見讀古文乎

虞云文公為戎右襄靈為大夫成公為卿景公為太傅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

盈遂如楚泄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過鄭

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趙段公孫段

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賦武亦以

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

見止亦既觀止我心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

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忘降故

可以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鶉

賁賁詩邶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不趙孟曰牀

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簞

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子西賦黍苗之四章

限使人趙孟自謂第側里反趙孟曰寡君

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名伯營趙孟曰寡君

之列列征師召伯成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

在武何能焉推善於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

事之日既見君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

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

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

襄公

襄公

襄公

印段賦蟋蟀

蟋蟀詩唐風曰無以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

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

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

趙孟曰匪交匪

敖福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

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

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以自

寵故言公怨

其能久乎幸而後亡

言必叔向曰然已

後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稔

而甚反熟也穀

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一熟故為一年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降胡江反印氏其次

也樂而不荒

謂賦蟋蟀曰好樂無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

亡不亦可乎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

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

林以賞典示子罕也子罕曰凡諸侯

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具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

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

始以弭兵為名既即因為利從來此兩字連說有以也

以討死事為免死世人昏蔽大幸如此

于宰語分兩截讀上截又分兩層一層論兵一層論去兵且只泛論下截亦有

兩層將廢與存亡合來歸結在兵不可去方是切論向戍而終以求賞之失理

前既分答止又總斷七子之中單拈一極不好的來批駁又渾說四人明贊兩人錯綜入妙

明辭果極有識方之文

此篇本接河兵之盟為名請賞正和為首尾而必別作一篇者蓋河兵亦係一件有名目事若以此文連作一篇則當下使無光彩使讀者意興為之索然矣史家稟賦往往見其意于彼而沒其文于此成美揚善之旨固其一也耳

唐錫周曰第一段無數許之字第二段無數至字第三段無數信字貫穿極工入後只是收束子木趙孟向成三人耳

咀華合兩篇為一亦通但不見實主只以向成為首尾包趙武在中乃得命寧世曰當日諸侯賦晉者十七七服楚者十之三晉楚合夜相見楚之利晉之不利也故篇首叙齊晉詳叙秦楚略想見列國之情

此篇是崔杼弒君結局不為國法所誅而即為列黨所滅嘆彼蒼假手之巧而文章畫特工前牛偃谷之專所以致成疆之怒而慶封以助女一言殺其相後成疆之難所以致崔杼之出而慶封以為女之討滅其家一串叙來却兩兩相對兩怒字兩助字告慶封見慶封皆是剪裁整齊處此左氏叙事之大凡亦于古作文之

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

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

道蔽諸侯罪莫大焉蔽服處作弊云踣也王肅董遇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侯也後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

左師之書賞邑書之于札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子罕削其字又投之于地也對罪莫大焉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

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樂喜之謂乎其不阿向成逸詩恤憂也收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取也今詩周

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

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

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子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怒將

左編

大凡也

盧蒲癸語崔行之爰書也。在慶氏不過假公借私而實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此亦足以寒奸雄之膽而作前車之鑒矣。俞許君之讐也。人口中說出果報崔氏有福自心中現出果報亦佳。

崔之見滅直也。而慶之處崔不太甚乎。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聚而殲侮。依然報前輩謂崔慶一也。遂為二氏之殲亦足慨矣。

寫來字字使人稱快。全于頓跌處見筆力。

春秋左傳

卷一

語語親暱甚

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

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慶

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慶封屬大夫封以

普結。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

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薄慶之厚也。則慶

專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

朝。崔子怒而出其眾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

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

恐滅家福。此見更甚天。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是何敢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

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眾。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

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慶復命於崔

子且御而歸之。慶為崔。至則無歸矣。乃縊。終入於其

妻。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辛巳崔明來

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左編

春秋左傳

卷一

襄公

先泛說一句又憑空先下贅語然後點
出子蕩將知政而申言以結之分明以
子蕩句為中間轉板也若移此句于承
君命二句之上則上兩虛句接連下兩
實句又接連便都不成調法

此人回當不同。

謹簡渾若出天官家言不知費幾許支
離矣

春秋之傳

卷十六

三

○楚遠罷如晉涖盟罷令尹子蕩報荀盈也晉侯享之將出賦

既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以美晉侯比之太平君子也叔

向曰蕩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

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

○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

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名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賢用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

閏矣謂斗建指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

年七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十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丙辰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

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甯喜之黨○邾子

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

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嗜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卿○

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楚○林於是公及

君旅見于楚始于此是故書公朝王以見王業之衰書公如楚以見伯業之衰○十有二月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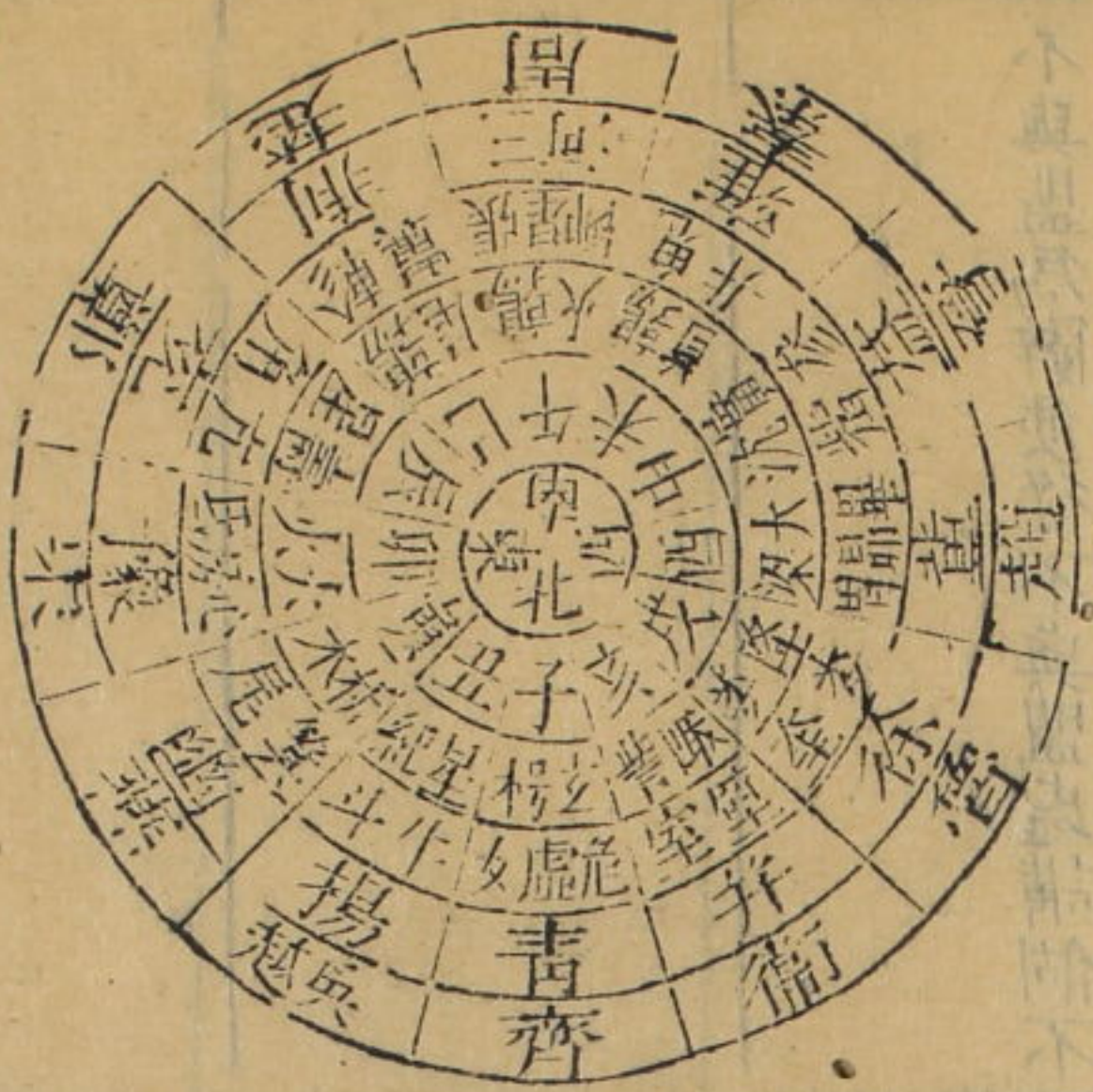
春秋左傳

卷十六

三

首句提起。下分兩層。前一層泛說天象。後一層方合到宋鄭饑上文。中凡三點。饑字起乃虛喝。結乃反煞。中是正講。而土承龍字。下起立枵。以一筆貫兩頭。左氏好用此種手法。

十二次分野圖



歌已

壽火析木星紀起 玄枵陬訥降婁繼
大梁實沈鶉首排 鶉火鶉尾十二次
鄭宋燕吳齊衛魯 趙晉秦周更及楚
兗豫幽揚青與并 徐冀益雍三河荆
傳云日月之會謂之辰一歲日月十

左肅

甲寅天王崩。靈王也。○林靈。○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二月無乙未日誤。○林康王卒。郊敖立。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

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枵許驕反。正義曰。按歷書稱木精曰歲。星火精曰熒惑。土精曰鎮星。金精曰太白。水精曰辰星。此五者皆右行于天。二十八宿則著天不動。故謂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若織之經緯然也。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丑子亥北方之辰也。次之與辰上

下相值。故云星紀在丑。玄枵在子。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玄枵虛也。孫炎曰。星紀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虛在正北。北方色玄。故曰玄枵。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十八年在亥。至此年十一年耳。行未及周。當在丑。今以淫。以有時。蓄陰不堪陽。時蓄無冰也。盛冰是陰不勝。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陽地氣發洩。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正義曰。二十八宿分在四方。方有七宿。共成一象。東方為青龍之象。西方為白虎之象。皆南首北尾。南方為朱鳥之象。北方為玄武之象。皆西首東尾。歲星木精。木位東方。東宿為青龍。故歲星亦以龍為名。行疾次虛。危宿下。龍在下而蛇在上。是龍為蛇所乘也。歲乃天之貴神。福德之星。被乘勢屈。不能祐其本國之。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象故知宋鄭饑也。東方房心為宋角。

春秋左傳

卷之八 襄公

二十八年

木

二會必于東方蒼龍角亢之星角
亢始于辰故歌序皆從辰起辰者星
躔之首歲紀之始也 訾陬之次一
名家堯 分野晉一作魏

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亢音剛又若浪反。
正義曰天之分野卯為大火辰為壽星大火房心為
宋分壽星角。宋鄭必饑立枵虛中也。立枵三宿虛星
亢為鄭分也。宋鄭必饑立枵虛中也。在其中。三宿
女虛。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
危。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正義曰枵聲近耗故枵是耗之名下惠伯云饑寒之
不恤是魯之無冰亦地氣發洩而經不書。
差輕十二國耳。今人腹饑言枵腹本此。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
于晉宋之盟故也。
朝晉猶為得體
陳侯蔡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
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

以不與盟為辭便從不與盟處講個不
可不朝道理後又轉出一層于晉未嘗
無則語意最曲而到也

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
以

盟釋 齊秦 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
事而後薦賄以副已

心 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
言當從大國請
事以順其志

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重丘盟在
二十五年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
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石惡之先石碯有大功於衛
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

○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

○秋八月大雩旱也。

不敬是本題却于前補出一層作陪子後又推進一步作結中間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承上起下作轉候語不多而意極圓筆極曲也

過微還情苦分作兩處說則都平淡今併在一處文情便濃又是一陪翻法只子對寫見頓挫之致耳

極無道醜事却寫得恁輕恁潔可悟化俗為雅之法

此篇本為經仲孫羯如晉作傳却只一筆照過下竟將游吉如楚往返詳叙一遍又以裨竄語作楚子將死之証不辨其為孝伯附太叔為太叔附孝伯可謂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者矣為宋盟故如楚是當日一件極沒奈何事然却據有成言驟閃不得詳叙太叔往返以見辭令雖工終究強他不過不如老實告晉如楚之為省氣也開手直點為宋之盟云云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看後特寫游吉如晉昔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明明對孝伯落筆則知前語之不謬矣文有以多筆為實筆少筆為主筆者此類是也狄人歸季隗篇作意正同

○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

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勞

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吾日猶將更之今還受

享而惰乃其心也林不敬出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

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為君也淫而

不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

傳君班之妻○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

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

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大叔曰宋

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

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

憲法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以歲之不易

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今執事有命曰女

何與政令之有言汝小官何關國之政令林註必

小國大夫何得與楚之政令非

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唐云只是親來二字却敷衍出十二字來快其蒙犯霜露

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

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

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

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

周易有之在復三三震下坤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

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

應故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而棄其

本不修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

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楚不幾

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

之語故云此行楚康王卒至昭四年正義曰以易有十年不克征

楚靈王合諸侯于申距今八年也吾乃休吾民矣

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

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立枵歲星所在其

國有禍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日帑鶉

次梓慎則曰宋鄭饑禘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

未抄亦頓宕有風調雅與前稱筆墨固以不雜為工

附此為楚子將死之証亦所以勸成鄭伯之行也

一。面。告。晉。一。面。如。楚。兩。句。連。讀。寫。出。子。產。一。肚。皮。不。合。時。宜。已。為。無。昭。禍。弔。動。全。神。妙。筆。

總提分應竟八股濫觴誰謂古今有二文法也

太叔既知楚又如晉百日之內往返數四子旌方且擊心傷尚肯除地為壇耶如此看古人文字更覺澗泚有情出筆合前篇為一故其評云爾極能抉摘作者微意但兩篇筆法散整不類分讀可也

即以對句作掉尾之筆不板為佳

此傳慶封出奔事以慶封為主舍乃虎而翼也作兩半讀在文子慎守故前是叙慶封潘昏伏覺後是叙突何乘罽討賊未段正叙出奔事以穆子語斷結通篇步步寫步步伏步步仰步步結是一首極花草文字又是一首極仔細文字

以示卜占惟人所在○帑音奴正義曰帑者細弱之名妻子為人之後鳥尾亦鳥之後故俱以帑為言○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

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

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

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

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

刑法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

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懈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

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

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

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

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

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

也移而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使諸亡人

上截又分四節。首節封舍。總提後文。作兩番了結。遷實易內直伏。結富字。淫字之根。國遷朝焉。亦為諸大夫不平。伏脈。乃一篇之冒也。次節叙癸何之變。為擊刺伏線。三節叙尾雅之怒。為抽柄伏線。四節叙婁氏欲先作難。而晏郭詭詞不從。陳氏幸災樂禍。前半總為後文起本。一一部署已定。後半便可隨意變動。錯綜也。誅慶全虧癸何。却亦賴諸大夫協力。然陳鮑晏郭中。却以樂高為主。即癸何二人亦以癸為主。看其叙法。詳略煞甚。細心。

新歸父一節。社註屬慶封邊。辨體。咀華。皆作雅尾。謀攻慶氏。細玩平仲子車語。氣口是不滿慶氏。而託辭遠害。與陳須無父子語為一類。從村為長。

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補正。邠氏曰亡人。謂莊公之黨。崔氏

名之為賊者。得賊以告。猶今律所謂。故反盧蒲癸。能自捕得也。正義謂以已情告意同。

臣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

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

姜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斷音

短。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

何出奔。今還求寵於。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慶氏欲為莊公報讐。

悉薦反後。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謂公。家供卿大夫之常膳。饗人

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蓋盧蒲癸王

何之謀。鶩音木鴨也。去起呂反。藏也。洎其器。反肉汁也。說文洎灌釜也。周禮祀五帝。則洎饌水。鄭註

增其沃汁也。然則洎者。添釜之名。添水以為肉汁。遂名肉汁。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為洎耳。惠公孫。怒告癸。

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席其皮。

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

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

之類。前後情事攢簇。此段且將開文作鬆。乃行文疎密相間法。

言云。子家析歸父。看。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子車。託大之極。

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詳此。

子謂桓子。桓子。文子。實隨身故。常是車料。曰。禍將至矣。吾其何得。對曰。得。

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文子之道。釋宮。六達謂之莊。

曰。可慎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補正按邵氏云。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

也。蓋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政云爾。盧蒲癸王何卜攻慶

氏。示子之兆。龜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

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

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慶。示之兆曰。

死。奉龜而泣。無宇。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曰。禍將

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禍作必於嘗。嘗。秋。歸。猶可

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

在吳越。子息。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

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復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

之。夫子。謂。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來。本。事。而。以。傳。子。語。斷。之。首。尾。照。應。完。密。段。落。雖。如。此。界。畫。然。其。用。筆。別。有。精。妙。處。看。示。兆。木。對。上。獻。兆。作。類。叙。而。子。息。勸。歸。弗。聽。又。與。下。止。出。弗。聽。為。對。弗。聽。雖。對。上。而。如。公。又。連。下。此。章。法。也。樓。封。田。萊。歸。遇。青。亂。分。作。兩。開。中。段。却。寫。設。慶。舍。事。有。似。叙。舍。事。詳。却。不。知。正。以。兩。頭。包。中。間。以。上。包。實。此。里。叙。法。也。先。將。衰。一。醒。以。下。且。去。寫。甲。環。公。宮。又。寫。為。僂。馬。驚。束。馬。觀。僂。而。一。面。釋。甲。一。面。介。甲。忽。然。突。出。擊。扉。裏。應。然。後。緊。接。戈。擊。外。合。此。以。錯。綜。為。整。齊。法。也。綺。錯。繡。錯。耽。玩。無。窮。唐。錫。周。曰。二。慶。難。敵。既。顧。封。又。顧。舍。未。免。手。忙。脚。亂。作。者。先。將。慶。封。田。萊。安。放。

之。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 襄公

一、邊、却、用、全、力、去、寫、慶、舍、然、後、繳、到、慶、封、心、靈、手、斂、作、史、聖、手、

手以臣法君。姜即以女箕父。天道可畏。此祭之所以告姜而姜以止之者。出之也。否則姜為雍糾妻矣。將奈何。

擊舍一段。寫得如火如錦。逐個逐節。細細描寫。如觀傀儡。查得色色如活。

徐揚言曰。崔亡。丁。慶。亡。于。癸。皆。盧。蒲。氏也。奇甚。觀其機械。日新。大約相踵。恐。害夫子之辭飾。而請止之。毒種矣。崔薄。慶厚之計。庸而賦詩。斷章更。去肉之。謀略矣。苟利夫子之答。詭而寢處。禽獸。之詐伏矣。復命于崔子之給。奇而獻。非。抹龜之變幻。精矣。雖然。慶封之強。數倍。崔。好。慶舍之勇。億倍。成。疆。慶。高。陳。鮑。一。齊。束。手。賢。如。平。仲。眾。不。足。用。自。非。天。道。孰。滅。其。醜。自。盧。蒲。癸。反。于。晉。而。討。亂。始。有。其。主。王。何。反。于。莒。而。討。亂。始。有。其。輔。激。怒。公。族。而。討。亂。始。有。其。機。密。結。卿。佐。而。討。亂。始。有。其。黨。慶。封。田。慶。舍。祭。慶。氏。之。士。釋。甲。束。馬。而。討。亂。始。有。其。會。層。層。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三

涖事臨祭。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

公親至公。麻嬰為尸為祭。慶巢為上獻上獻先獻者。正

義祭禮主人先獻。今公在而巢為上獻。舍使為之。不可以禮責也。盧蒲癸王何執寢

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

俳。俳史游急就篇倡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

束馬束絆。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

劉炫以為國人從傍為優。引行以至魚里亦通。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

樂子雅。高子尾。陳子尾抽桷擊扉桷椽也。扉門闔。

期。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

援廟桷動於蕘蕘屋棟。刺七亦反。蕘亡耕反。正義說文蕘棟梁也。此是屋上之長材。

椽。所以馮依者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今俗謂之屋脊。皆祭。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

也。言欲尊公。室非為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

反一如字。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弗克。反陳于嶽嶽里。請

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展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三

委曲纖悉畢陳字字有情意態如見精而且映史中之王許甚佳但以微爲助癸晏郭爲尾雅使告于情事未合

俞益世曰崔杼好毒慶封昏妄特之以封共政取其易制非取其多才也看此文總極摹其昏處妄處而總斷以淫惟淫則昏惟昏則妄理固然耳

應起作結淫字應內字富字應實字既奔吳矣仍以魯語作結所以結來奔本題也

此篇結慶氏并結崔氏蓋崔慶同罪慶既以國法見討而崔僅以家禍見滅猶爲漏網故特叙尸棺一事令讀者稱快也兩事一結亦合傳體之正宗通篇以晏子語爲主晏子本旨在幅利却以慶氏足欲爲前車之鑒亦所以風動雅尾輩也然得毋以慶氏爲崔氏現前果報乎故以崔氏亂起仍以戮崔氏

莊叔見之魯大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

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劔反○禮

祭食祭先進殺之序徧祭之今泛祭是不依先後之

序也正義據禮謂賓升席坐取韭菹以徧櫛于醢上

豆之間祭祭鋼羹于上鋼之禮祭飲酒于上豆之間存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

茅鴟工樂師茅鴟○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

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正義曰明年五月

闕弒餘祭是此時吳君尚非夷末而杜註云然以此

年之末封始來奔齊讓而後奔吳傳蓋終言之耳

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

始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爲昭四年

殺慶封傳

○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聞喪當書故發例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

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鉏卽公子鉏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

用而反其邑焉反還與晏子擗殿其鄙六十擗殿齊別都以

擗殿邊鄙六十邑與晏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嬰○殿多薦反亦如字

春秋左傳

襄公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惜結見崔慶貪活一例結局而晏子所云直萬世之藥石也作者之垂戒深矣

凡文皆先泛論而後切說此則先切說而後泛論全要看其起處接得緊中間展得寬結處收得宕反復曲折一轉一意緊接欲字凡四寫是欲中以三富字作轉候又添出幅字凡四寫幅字以配之筆極曲而意極警也泛說三層切說亦三層參差中有整齊左氏一定之法

彭培黃謂此邑外不得並抑殿

孫執井曰晏子知足又復記子雅子尾人孰無欲有晏子足欲故亡之言而二子若聞風而起此非寫二子正是寫晏子乃文家主客映帶之妙五經中皆未始教人足欲曰恐夫富也便是老氏學問老子謂後其身而身存正是此旨

特詳血壁獻極為足欲之証而崔慶死亡同一病根兩兩相映使人凜然絕非閒筆

左肅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

林邑多則厭足其欲驕侈橫生

按足欲言使人可層正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層反

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層正按林註

外雖我之一邑亦不可得而宰制層反不受邶殿非惡富

正義言以外不得益吾一邑欠明層正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

無遷也層正遷移也按富從山畱聲夫民生厚而用利

於是乎正德以幅之層正言厚利皆人之所欲使無黜嫚

黜猶放也○嫚音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

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

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

釋盧蒲筦于北竟釋放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

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崔杼其有

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既崔氏

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

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

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

春秋左傳

襄公

左

此篇以公如楚為主前論伯有是旁筆

後叙宋公是陪筆妙在旁筆敬字暗暗

藏在我楚國之為及遠圖者忠也句內

而陪筆即將正筆翻轉說兩兩相對頗

似一頭兩腳格也

起手一行凡有五侯文子陳許全略于

宋鄭則以鄭伯不在起宋公遂行收首

尾相陪于公則過鄭及漢欲反遂行凡

四作提撮賓主詳略安頓句密妙不可

言

我楚國之為我一人之為凡四為字雙

應起為宋之盟句妙甚

穆子語雙承上文一揚一抑因去取未

決故又着成伯重贊昭伯作斷然舉揚

昭伯却使惠伯語暗作抑筆承承而用

雙筆用筆方無偏枯之病最當法之讀

者不信看向成語將叔仲子服兩人相

反之詞連成一片不漏一字何等句密

三

其罪。此棺當即崔杼之柩蓋尸腐不可戮國人猶

故尸棺于市以示戮而國人皆指目之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知之皆曰崔子也故傳云國人皆知之

○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已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焚陽宛陵

水西南至新鄭縣西入洧○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

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

之家教之以四德三月教季蘭尸之敬也

成設祭于宗子之家廟也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猶享之以

其敬也。服蘭義見宣三年鄭穆公卒傳敬可棄

乎為三十年鄭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

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子服惠伯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

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子

服子始學者也言未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

駕音對欲反公遂行從昭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

加伯謀

宋公三傳

襄公

也
向戌首創此盟而首畔之所謂名士如
畫餅者耶

春秋左傳卷十八
饑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恤民待其立君而為
之備宋公遂反

○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
宋盟有衷甲之隙不以此廢好故

日禮

○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

春秋左傳卷十八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无凱原本 唐陸元明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襄公六第十九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
公在外闕朝正之禮甚多而唯

楚○庚午衛侯衎卒
無傳四同盟○林獻
公卒子襄公惡立 ○闞絅吳

春秋左傳 卷十九 襄公

左傳

錢塘 馮李驊天閑 評輯
定海 陸 浩大瀛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義武參詳

同懷杭州陸 德亞章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校輯
九孫思蔭

男 陸麟書素文

此際本作
此非常句

子餘祭闔守門者下賤非士故 ○仲孫羯會晉荀盈

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

薛人小邾人城柅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蓋以攝卿行 ○晉

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杞復稱子用夷禮也林來盟皆大夫杞伯親

之故賤之也杞雖稱子矣前乎此夷儀之會稱伯後乎此卒復稱伯來盟特稱子見春秋之褒貶諸侯也春秋之褒貶君大夫莫備于隱桓莊之世成襄而下舍楚子虔無生名之者舍杞子無削其爵者經之變

文 ○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林吳始聘始書子始君臣並見吳驟強也正義曰札去之後吳始告喪告

以三月被弑故追書在聘上耳賈服皆以夷末新立使來通聘則無論先君未葬嗣君不得命使豈有新有國喪而自請觀樂 ○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 ○齊高反又譏人聽樂者乎

止出韓北燕止高厚之子述北燕始見經 ○冬仲孫羯如晉

僖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釋

也告廟在楚解楚人使公親禴諸侯有遣使贈禴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 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禴則布幣也先使巫破除殯之凶邪而行禴禮與朝 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音栢徐音廢 而布幣無異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茢是帶桃其棒也 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得便宜處夫便宜禮君臨臣喪乃

解得輕便可與權矣

被殯故
楚悔之

○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北郭故葬北郭

○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邾敖即位邾敖

子熊正映季武子王子圍為令尹圍康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

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

弒邾敖起本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使公治問

問公起居公治重印也衛宏曰秦璽書追而與之以前民皆以金玉為

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矣

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此璽致告書之詞公治致使而還

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公曰欲之而言叛

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祇

不知量故解為益服虔本作祇適也晉宋杜本皆

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酷多

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公問公治曰吾可以入乎以季

已故不不當以松柏守人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

服立冕尤不當以草自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

此為公至自楚作傳凡至皆危辭今至自楚不危于楚而危于見疎之臣自非動心于式微襲且先昭而不入矣文以中段為主前段從子羽之論令尹引入而未以公治之深疾季氏終之蓋明以季氏為魯之松柏而公治所以滿肚皮不合時宜也此作者連叙之微旨坊本或截其上或截其下胥失之矣

公送葬至墓而季武安坐取下上蔑其君下又欺其臣分明做出松柏模樣公治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既不忍以草處公亦不甘以草自處也通篇以公治為線索亦得但不如以傳合經之尤有主腦耳

式微詩與松柏詩意相映有情

馬殺松柏矣
叙得簡括却又寫得精神

直以草視之耳

賦猶愈于莫往明明視周不如楚下引
詩北轉一語云尊楚正所以衛周詞令
之妙經左筆而其舌愈圓

甚矣越之為吳世仇也
為闔守舟觀舟闔紘語亦只以一順一
倒為法

子皮以父命子罕請君命一是歸美于
親一是歸美于君前對寫後雙收自是

乃歸式微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五月公至

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本從季氏得與上可入無而終不入焉

孫家不入季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

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林季武子若就其家見之

終不肯復及疾聚其臣大夫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

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且無使季氏葬我林不

氏欺君故生不入其家死不受其葬義季

葬靈王不書帶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

曰弱不可印段年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

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詩小雅盬不堅固也啓跪也

處正義盬亦盪也盪東西南北誰敢寧處謂上堅

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楚乃王事無曠何

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闔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

闔以刀弑之言以刀明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於是鄭饑而未及

常格妙于對寫中用紐通筆雙承中用側重筆便覺活變文無空格直以意造

耳其皆得國乎其以宋升降乎一雙結又

一單結本作對仗中以民之歸也作上

下轉歎與前以子罕民之望也句束上

轉下正同

連寫四借字生色前後三貸字都在句

尾中一貸字在句中一變而三者皆活

此筆妙也

得國民歸總斷兩人以宋升降似偏重

樂氏却不知與常掌國政正相配適均

也左支蓋無字不經稱等者

為奇

兩人相語只極嘆城杞之非開手直提

出所以城杞之故便說得極其無謂將

通篇神理一齊喝起豈止以振筆突兀

為奇

此篇以子太叔為主故重提太叔儀相

語故另叙孝伯伯石陪客一點便足只

三四人而賓主輕重分合字字有意妙

甚

重在宗周諸姬故起處只點魯鄭衛三

國大夫末引詩着一鄰字又為經齊宋

等暗作補筆也圓甚細甚

甚乎若之何哉如聞大息之聲

就詩作掉極有風致又與上諸姬是弃

其誰歸之相應作文如作畫總以顧盼

有情為工

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說詩純用虛字正

三篇

有

三篇

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

也六斛四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

斗日鍾東上起下轉致圖緊

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君為善

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

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救向聞

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

升降隨宋盛衰

以註解語作起自是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修其城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太叔與伯石

往大叔不書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

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肄餘也屏城也詩傳云斬而復生

日肄方言云耕餘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

也秦晉之間日肄

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

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晉不鄰矣其

親則昏姻甚歸附也

與上甚乎若之何哉。虛調相配。初非苟焉而已者。

孫執升曰。晉平治杞。以杞出故。正庚亮所云悠悠六合。皆松其姻者也。然平公篤厚母族。似與昏媾之親有異。然已不免當時之議矣。人顧可以私訓哉。

雙結而又單結。妙在單結中仍用雙結。中字筆法與公如楚及子皮。餘聚篇正同。而雙承倒應更瞻密可喜。

一總一分。只一順提倒承法。先家臣後公臣。是於下兩提句為順逆。

家臣公臣為句首。為一耦。為句尾。是三提句為順逆。又總提反折作兩層分。應反串作一層。極整極變。用筆真有子母環帖之能。

夫人三語。女齊逐層倒應。將何所取。先破不尙取之見。晉取得魯亦取得也。獻武兼國。暗破他先君有知。結處回應明。駁夫人却暗帶取貨見。夫人本不當治杞。老臣之取貨與魯總不必問也。中間重發議論。臨了只用輕掉之筆。玉潤珠

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也。

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女音汝。寶出司馬侯言於知

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

主也。知伯曰。何如。林言二子禍福之遲速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則遲及。

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此為

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執

幣。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為耦。正義周禮射人云。諸侯之射以四耦。此三耦者當

是畿內畿外之異。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

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

為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黨音掌。

○晉侯使齊馬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

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

貨於魯。故不先君若有知也。不尙取之。不尙叔侯之取貨。此取

字照下將何所取。當指魯取杞田而言。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

圓虛實兼到

據註則不尚取之與焉用老臣呼應甚緊但于叔侯前半語頭無根看左氏針鋒相對處從無一字落空也

以杞封魯高一層跌落歸重何必齊魯以肥杞文意回環曲折有力中間從杞轉到魯却用對句作開合承上起下極有間架也

母寧焉用皆反掉文法語氣不了意味無窮

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

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

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魯周公之後也

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禮論情下論情承睦晉之於

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

絕書書魯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此句筆說朝也如是

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

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母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服虔註前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取候

于地下治之後云母寧寧也寧自取夫人將焉用老臣乎杜以其言太悖故改之

○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書曰子賤之也賤其用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正義昔有當塗貴邳國公蘇

威嘗問曰知人是善然後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擇人

貴曰好善仁擇人鑒雖有仁心鑒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擇也

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

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賢請觀

於周樂魯以周公故使工為之歌周南名南此皆各依其本

夏肆是屍其如杞之即東夷何

此篇與秦晉麻隧之戰同一劍後彼于叙戰前先看絕秦一大篇文字此于叙聘前亦先看觀樂一大篇文字而兩文格調又極相似然彼處絕秦直起作一引而後只叙一戰便畢此于觀樂前先行一引而後歷敘聘聘首尾包絡章法尤完觀樂歷聘皆絕秦出亡兩文章法為一自然昇樣雄奇五國交遊議論大抵相類獨魯夾入一篇大文蓋于經書求聘以魯為主也然于章法得毋有頭重之患文妙于歷聘處亦整整作提筆以配之遂令叙文叙

事裁作一色章法此煉石補天手段于本傳猶為僅見之作况餘子焉能望其項背耶 觀樂歷聘兩截都用直收不加結束章法最奇

觀樂篇自成一番結構作兩半讀上半論歌下半論舞歌有風雅頌之別而歸重在頌舞有四代之別而歸重在節于頌以至矣哉起盛德所同終于節亦以德至矣哉起盛德茂加熟兩兩相對而長短整散各不同謀篇至此亦觀止矣 上牛風與雅頌又于中小小界畫自無識與盛德所同相對合下半截為前偶後奇章法亦無不可也

國歌所常用聲曲

曰美哉美其聲

始基之矣

周南各南 猶未也 王化之基

猶有商紂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矣

未能安樂然 為之歌 鄘 其音不怨怒

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

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

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淵淡也亡國之音哀以思

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

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

是其其衛風乎

是其其衛風乎

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

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為之歌王

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

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

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

宗周隕滅故憂思

猶有先王之遺風

故不懼

為之歌鄭

詩第七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

其先亡乎

美其有治政之音譏

為之歌齊

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泱泱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大公平

封齊為東海之表式

國未可量也

言其或將復興服氏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

定為之歌幽

詩第十五幽周之舊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之東乎

不淫其周之東乎

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

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

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

為之歌秦

詩第十一 後仲尼刪

定故不同正義曰十五國風其名皆與詩同唯次第

第昇耳則仲尼以前篇自先具其所刪削蓋亦無多

襄公

樂兼歌舞前用十三個歌字後用五個舞字以少對多一筆不換他文以變見奇此獨以整見妙二十八宿羅心胸唯左氏足以當之耳 為之歌從樂工一邊說來見舞者從季札一邊說去凡對偶總以兩路往復為工 評語段段變叙語段段不變變則索性變不變則索性不變以極變見錯綜之法以極不變見片段之法此有意相格登峰造極出神入化者 逐節變換腔口一頓一折詠嘆低回極得想像咀味之神 請觀周樂看他處處點入周字處可悟

顧母之法。通篇以德字為線索。尤立論大處無此線索則文意渙而不屬矣。其點周字亦非信手亂下。首三節于王風點入次三節于幽風點入恰以周之東乎周公之東乎相對末五節于秦風點入其周之舊乎點在起處與上點在各段之末者又別一是周之東一是一是周之盛一是一是周之繼恰好前偶後奇兩逆一順為章法後于雅頌節點一周字于五舞節亦點一周字點法極整極勻細密之至也。其點德字亦勻密有法于風凡三點前奇後偶于雅頌亦三點前偶後奇于舞凡四點前單後複處處有意此等皆當細尋人且以為瑣鑿而忽之矣。五舞十三歌都節節有配搭旁批詳之總要初學細心非敢以此束縛

記傳引詩亡逸甚少。史記古詩三千餘篇。曰此之謂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蓋馬遷之謬耳。外。見秦之代。周于古。庚。丑。對。上。兩。東。乎。句。 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閔。汧苦賢反。為之歌。魏。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風。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風。風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風。扶弓。敷劍。二反。又音凡。為之歌。唐。詩第十。又。變。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思息嗣反。 非

博之士也。俞評歌時不言其風故下多疑詞。舞時已見其象。故下多斷詞。其佳。

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此。句。極。變。恰。作。界。曹。第。十。三。忘。故。曰。國。無。主。自。節。以下。無。議。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為。之。歌。小。雅。亦。樂。歌。之。論。之。以。其。微。也。鄧。古。外。反。常。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怨。而。不。言。有。哀。其。無。貳。叛。之。心。其。哀。小。也。正。義。衰。者。差。也。九。章。弄。術。謂。差。分。為。衰。分。言。從。大。漸。差。而。小。服。虔。謂。按。依。孔。衰。宜。音。初。危。反。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補。正。曰。服。虔。以。為。此。謂。變。少。雅。華。陽。范。氏。曰。二。雅。篇。數。多。當。時。樂。工。或。間。歌。其。一。二。季。子。就。其。所。聞。為。之。歌。大。雅。大。雅。陳。文。王。之。曰。廣。哉。熙。熙。而。評。之。也。德。以。正。天。下。

按正義曰杜以此言皆歎平雅也。言其時之民思文武之德不有二心也。雖怨時政而能忍。而不言其是。周德衰小之時。子猶有殷先王之遺風。故使周德未得大也。由正義則杜注故未大衰。謂未大而衰小也。

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

德形容故但歌其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

美者不皆歌變雅。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偏。遠而不

備。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

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

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

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頌有殷魯故曰。見舞象。南籥者。象。南籥所執。南籥

盛德之所同。見舞象。南籥者。以籥舞也。皆文王

之樂。削音朔。正義曰。象。南籥各是一舞。南籥

既是文舞。則象。削音是武舞也。補正曰。南籥者。二

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曰美哉。猶有。美哉。美其

惟以南。以籥不僭者也。恨不及己。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

致太平。此乎。見舞韶。護者。殷湯樂。漢音護。又戶郭反。正

也。言能紹。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德聖人之難也。

繼大禹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正義曰。夏大也。鄭云。言

始伐。見舞大夏者。能大堯舜之德。又周禮註云。禹治

水。敷土。其德能大中國。今季。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扎。稱禹勤而不德。鄭後說是。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

季。水。三。傳。襄公。

其誰能修之盡力溝洫勤也。補正不。見舞韶創者於不伐是勤而不德也。

舜樂。削音簫。正義曰。韶節。即簫韶。蓋韶樂兼簫為名。篇字。或上或下耳。孔安國云。言簫見細器之備也。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情覆也。如地之

無不載也。雖其盛德。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也。齊用四代之樂。故及韶削。而季子

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

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

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其出聘也。

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吳平仲謂之曰子

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

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

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

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

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為彼貨利。縞

古老古到二反。縞也。紵。直呂反。鄭禮註。白經赤紵

曰縞。黑經曰紵。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

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後謂伯有。適衛說遠

瑗。遺伯史狗。史狗。史朝之子。史鱗。史魚之子。公子荆。公叔發。公

春秋左傳

卷之七

七

起手吳公子孔來聘。一付提綱。本當將歷國接連叙去。却因觀樂一篇。橫空隔斷。故此處換頭。特起遙接。有間架也。出職之故。不註于起處。而留于後半。作另

提之筆。絕妙剪裁。俞云。一句備三法。其出聘也。離邦觀樂。遙接來聘。是謂接

法。通篇看意。主未說明。是謂補法。下適齊適鄭等。俱從此生出。是謂提法。

唐錫周曰。篇法與重耳歷諸國彷彿。相似。添入觀樂一段。自覺加倍精彩。若出

俗筆。必將說叔孫穆子一段。叙在觀周樂後。便是印板文章矣。

聘齊聘鄭相對。而一則納政。一則為政。不同。一則先語而後事。一則先事而後

語。又不同。適齊適晉相對。而一則多君。子一則萃三族。恰好相準而立。而前附

以將宿一番議論。後亦附以將行一番議論。遙遙映射。片段一毫。不苟總于錯

綜中。見整齊自無信筆直書。一往不返之病矣。齊鄭一對。衛晉一對。中間忽

三肅

揀一段自衛如晉作變換亦如前以自
節無譏作變換也章法奇絕人

前後凡五寫愧字于穆叔則倒點于平
仲則順點于子產則暗點于衛則六人
總點于晉則四人分點各各不同小小
處都是法也 前後四段都以政作線
索猶觀樂之以德作線索也支未有無
線索而成片段者 俞云樂以觀德故
每以德字貫聘以觀政故每以政字貫
甚明

徐揚貢曰聲音之道朋友之道與性命
通求真友者每于山靜水流琴飛鍾淡
之間此傳兩事同撰峰勢通連若斷若
續讀至將宿于戚一段迴映聽樂真有
檻前空翠水天一色之奇

韓友一曰吳處南方其初不通中國故

會盟之事罕見其國之賢人君子亦未
之聞也然實周之嫡嗣聖人之後其始
封因太伯而其既也天又生一季札實
以大開江南風氣之先豈苟然而已
孫執升曰札之來聘三傳皆以為賢惟
胡傳以為貶札之觀樂先儒皆謂其深
於樂惟又中子不之許此等殊難下一
語
俞寧世曰于十五國之風俗六代之功
德列國之國勢人才無不表微知著原
始要終左傳中第一篇文字

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
戚戚孫文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
子之邑

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辯猶不
此論情

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遂去之不止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

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正義曰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

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

於難

○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

蠆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以遠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林好掠人之善自為己功

且專權故禍難及于其身釋例云奔者追窘而去

逃死四鄰不必禮出也放者受罪黜免宥之以遠也

春秋又以所稱為優劣也

○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執也此年夏來聘

水火三傳

襄公

高敬仲有後而管敬仲無後勲臣之不得為世臣也惜哉

此篇以禪讓之言為主以兩禍字為眼目以兩必字為開經前半論伯有長亂

三年而後能強後牛論子產得政息之而猶可於兩開對說而下截即從上截說落善代不善先用暗轉奪伯有魄又用明抱蓋相承過說為後伯有死而子產庸張本于合傳為平叙側重格也兩截中間以然明政將焉往四字作轉板筆意輕活無斧鑿痕三年而後能紓語意虛歇已置下支地步猶可以戾正相呼應未復以不然將亡反煞益不但為下截掉尾并回顧長亂傳太息之聲也如此看兩截神理一片矣

為高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闔丘

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於君齊

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敬仲高侯鄰於顯反正良

敬仲也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

城緇而賓晉人善其致邑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辭曰楚鄭方惡而使

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子皙曰可則

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

有氏大夫和之十一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禪

誰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

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讓曰善之代不

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收必舉不踰等則位班也

子產位班申說善字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天又除之奪伯

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

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不然

將亡矣

經戊午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林鄭敷書楚子遠罷

書名氏嚴然無異于中國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圍音班

林景公弑 ○五月甲午宋災天火 宋伯姬卒 ○天王

殺其弟佖夫稱弟以惡王殘骨肉 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奔 ○秋

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共姬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

月而葬者酒荒淫 ○鄭良霄出奔許書名罪之 自許入于鄭不言復入

無獨遠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無 ○晉人齊

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

出會求財 ○澶市然反字林云澶水在宋林諸侯之大夫不序晉不足以為盟主也晉之不足以主盟自

始宋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鄭

位即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 對曰吾儕小人

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

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

焉與將與正相對越推說不知情越顯出知情辭病來助之匿其情矣只用一語道破文亦字字傳肺肝如見之神

前半問政平平說來不過駟良方爭向
未可知而已却毫無指實憑空說個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八字便將高目時
艱難足可待神理一筆勾出後半問和
亦不過莫能相下難和猶思而已却將
重也字蕩漾出意思無日光景而一片
掃頭咋舌莫可名狀神理又一筆勾出
清新俊逸嘆左公着紙欲飛也

此是左氏故意弄巧文字手諸傳又別
出奇若老實論個七十三歲有何光

景且只四個字便了有何希罕生發妙
將年月日整數寒頭拆得粉碎便說上
許多數目竟不知有多大年紀在釋許
是于極平淡題目做極新變細細文字
會得此法誠海直得萬言矣
因此人說隱語傾大家各說謎師曠
算歲數史趙算日數師曠先指說而後
明點七十二年史趙亦以暗說而士文
伯明點二萬六千六百六旬分明以下
二段對上一段以與上老人四百四十
五甲子三之一語相配成趣奇而妙
算博士何足算也
末段叙魯使歸語季武一番評讚令前
文加倍十分綽爛與前吏走問諸朝寫
出一時閑動多人喫驚打怪神理同一
筆意此最是由色烘染妙法無前無

焉。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邾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

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也。良氏伯

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

也。林前年大夫已與兩對曰：伯有侈而復也。慎，慎，子皙好

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

日矣。為此年秋良

○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輿，眾也。城祀，在往年。

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

年。使言其年，正義曰：有與同食者，問此老人之年

不告以實，疑其年也。使之年者，更使言其真年也。

按此只作將有所與，疑其年老不。曰：臣小人也，不

當受役得食，故使自言其年較直捷。假，某得有。趣。在此。語者。定。程。有。意。思。人。

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

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

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

既須起不得後一篇生情作態文字無後而一掉亦結不住前一篇生情作態文字文家貴以勁筆襯托正文令通身神氣一片融洽于此益信

或年長矣異筆便生情作態一篇波致已伏于此左氏最是提筆便與通篇神氣相肖其筆法乃在無字句處尤不易學也 或字并不知名自是一隱者師曠兩歲字一倒一順有筆有法若兩事并作一塊說了無生趣矣

寫趙武極口謝過都是出色寫老人蓋亦傾倒此君矣

後半句句收應前文又一絕妙章法唯晉悼夫人後無應筆乃亦添叔向女齊兩人以配之左氏總無一字落空也唐錫周曰若無起處矣未兩字老人所云其季于今三之一也二句即杜元凱亦應闕疑矣後人如何註解得出外間

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

取長狄名。虺虛鬼反林自乙巳至今年戊午七十四年而言七十三年以甲子計之也史趙曰

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置身旁。林書為亥字

萬六身為六千六百六十日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

旬也文伯士弱之子。林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

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次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

十日。補正邵氏曰絳老既為隱語師曠史趙因之一以故事一以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

日絳非趙私邑而云屬者蓋凡公邑國卿分掌之而絳屬武也名之而謝過焉曰武

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

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

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主衣

為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而廢其與尉以

孤老故。正義曰上云無子是孤於是魯使者在晉

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結趙

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有史趙師曠而咨

讀左但曉濃圈密贊而要緊處少所發明合我憶當從中央周四角之句也此評實獲我心但當連二月說見一明眼人亦刪去四字殊可怪耳

又曰合之為七十三年分之為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偏幻出四百四十五甲子偏幻出魯文公十一年偏幻出一個亥字奇奇怪怪令人如觀蝌蚪文字瞠目吐舌不能措一辭也此種妙文不可無一不容有二 妙批

嘆語不從括邊叙來却在愆期耳中聽出便活寫出少不更事高視闊步罔識屬垣之戒光景來為叙事入神之筆也靈王雖沒僭括之謀愆期之告後王

靈王雖沒僭括之謀愆期之告後王

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強不夫諸侯且明歷也

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此正碑謬所云屢盟亂爭故君子是以知

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訓盟故曰亂未已

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

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入朝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期行過王廷單首善

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入以告王廷之權

且曰必殺之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林童子指愆期當指僭括而言見王護短與下佞夫弗自來權權者必以

知照應若指愆及靈王崩僭括欲立王子佞夫靈王

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僭括圍蒞逐成愆成愆為邑大夫成愆或

即愆期恨其告王勸殺而逐之也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時音止又音市五月

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括

瑕寥奔晉括寥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

春秋左傳

襄公

卷九

七

第一筆突起如有怪聲出其筆端第二筆突接便喚驚寫出一天大駭人事所謂筆墨有神如是如是 斷語簡淨一篇都用簡淨之筆

使以聚禾粟四句接于政多門數句之下介乎大國之上文意未嘗不順然筆

法便連片寫去不見結構之妙拆二句安放起處中以長句一隔恰將其民其君一例一順相接遞下章法變動極平常文字都要相共用筆意思所在乃得

此篇傳殺伯有事以伯有為主作難者子替助強者馴帶周旋者子產而處分者子皮故通篇又以子皮為線索分三段讀首段叙伯有見伐而出奔在師之梁截次段叙伯有復入而見殺在已已復歸截兩段後以一筆點題末段追叙前此旁觀議論以見伯有宜死已久為深惡而痛絕之辭也篇中極寫伯有壹

罪在王也 倭夫不知故經書 在宋災下從赴

○或叫于宋大廟也 叫呼 曰謔謔出出 謔謔熱也出出 戒伯姬謔謔

其反出周禮鄭註引此 鳥鳴于亳社 如曰謔謔 作謔謔 說文謔痛也 社 殷社 如曰謔謔 皆

妖 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姆 女師 姆 君子 音茂一音母

謂宋其姬女而不婦女待人 待人行 婦義事也 義從宜 也伯姬

時年六十左右 正義曰成九年伯姬歸于宋至此四十年矣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

也不可與也 不可與 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 結好

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 政 不

由一人 植直 以介於大國 介間 能無亡乎 不過十 府起後另拖一筆

更時力二反 為昭八年 楚滅陳傳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其姬也 傷伯姬之遇災 故使卿共葬

○鄭伯有者酒為窟室 窟室 地室 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

未已朝者曰公焉在 家臣故謂 其人曰吾公在壑谷

壑谷 皆自朝布路而罷 布路 既而朝 伯有朝 則又將 鄭君

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

醉昏憤而比之于莠。自是兄弟中一弃物。而子產兩番安頓子皮。因之兩番調護。蓋善處骨肉之間。作者于此有勸有懲。其憂世之心乎。

起手一行寫沈酒如落筆。駟豐同生三句。承上起下。乃另作提筆。明正其罪。見不獨以嗜酒也。咀華云是作者特地註明諸大夫所以偏向伯有。所以見殺之故。他本認作子皮口中語。說不去矣。

數語又作承上起下之筆。蓋兩段體對。而意貫通也。用對語作轉筆。意固從可。喜。唐錫周曰。一喜一怒。活寫終日醉夢光景。喜得可笑。不聞推亡固存語耶。此正寫其憤憤處。如此歇帶嗜酒。真以神不形矣。

何不在奔中山

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

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

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

兄弟。伯有汰後。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孤。人謂子

產就直助疆。時謂子皙直。三家疆。林言當就子

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做。或

主疆直難乃不生。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

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

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從之。義子。子皮止之。眾曰。

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

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

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盟國人

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

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

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

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

前段見伐而奔子產為之殯殮其家此段入伐而死于產為之殯殮其身而子皮前則止行後則止攻前則附以印段之從後則附以游吉之奔却都以盟作收煞兩段截對最為整齊

每段夾叙許多閒文幾令賓主莫辨此處將本題一點使讀者耳目一清

創叙前事作結不重在禪竈料人之審總見伯有之死久已為人所料而僕展羽頡之從之者自詒伊戚也叙議兼行筆法極簡極曲合前兩段觀之亦前偶後奇格

唐錫周曰穆氏七族俱同父也罕虎駟帶公孫段同仇良氏抑何所見不廣子產口中說出兄弟二字見惟駟與良本皆同氣宜相好毋相尤奈何分厚薄愛憎乎其間乎微言婉諷用意良苦

三肅

春秋左傳

卷九

九

駟帶子西之子皆名子產駟氏伯有俱名子產曰兄弟而及

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

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

者既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

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飲葬伯有為有禮

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復命于介八月甲

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

為信也酸棗陳留縣使公孫臍入盟大夫已已復

歸游吉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歸也

位絕非復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董卒在十九年將葬公

孫揮與禪竈晨會事焉會葬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

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後知其不能久存於是

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全婁也周七月今五月降婁中而天明降戶江反

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歲不及此

次也已不及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姬訾營室東

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姬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姬子須反訾音茲。正義曰營室東壁北方

春秋左傳

卷九

九

末段亦借一盟字作結與上兩段相應章法絕奇子皮始終其事者此筆見不株求也其受數子產者深矣

起手提殺大司馬為掩一筆下作兩層分應一層為掩一層可馬而上一層只民主一意下一層有身偏王體兩意妙將三個意思併在一處說兩層一章

法繁而色味亦濃 三意歸併禍國又以善人為重

此亦起手直提一筆下作兩層分應無歸于宋應謀歸宋財宋災故應為宋災故恰好一順一創成章法末句又于書曰外補出一層作掉尾却正于不書內抽出一層作旁註也解經精而用筆愈變化不拘矣
看來以不書其人為主故用君子重斷之下一書曰一不書都就上一條分出

左傳

春秋左傳

卷之六

三

宿名十二次子為亥楊亥為姬訾二十八年歲其明已在子今三十年始在亥是歲征亥楊二年也
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從死又只一身孤甚僕展鄭大夫伯有黨羽頡帶
結了伐晉北門案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二

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

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

孫鉏為馬師鉏子宰之子代羽頡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而取其室為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

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字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

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合尹之

偏偏佐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

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弑靈

王傳艾魚廢反

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

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

鄭罕虎虎子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

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

春秋左傳

卷之六 襄公

五

一就其人內抽出宋向成一就其外
補出魯叔孫豹而以尤之謙之相對斷
結蓋一頭兩腳格也文到化工橫說
來都成妙法耳

首段為主故不書其人用倒煞而後兩
節書不書都用順提也筆法一絲不亂

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弄
不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
止無載爾偽不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偽林恐不信不
合于大德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財而以求財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合諸侯故與不歸財者同文向戌既以災求財諸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鄭子皮授子產政

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

偏偏近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

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

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

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

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要一遙反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

此篇以子產為政為主首段授政作引
末段從政作結中分兩截上截叙處伯
石事下截叙處豐卷事都鄙四語為政
官事忠儉二句為政主腦乃一篇之中
權輿似蜂腰格
起處一段便伏一篇之案後文字字照
應伯石豐卷應大族賂邑反田應善相
事大孰殺之歌應不可為誰嗣之歌應
國乃寬似此伏應幾于天造地設鬼斧
神斤矣

國小族大二句以族大為主帥聽二句
順頂族大善相二句例頂國小小能事
大雙頂兩意不但指大國照下安大知
重善事大族也子產便純是此種做法

善相二字承上起下。可見安頓大族。原在善相中。善相之道。子皮授意。子產賂邑之疑。詳寫子太叔正。見子皮所不疑也。觀後止子產奔而遂逐豐卷。意可知矣。

于伯石懼而歸邑。則卒與之于豐卷奔而復歸。則反其所入。都是以柔克剛。以寬濟猛。絕大作用。然非養癰者所得藉口也。

豐卷木與伯石為類。偏不接連叙去。却將都鄙有章。等語斷先為末段伏筆。然後以忠儉泰侈云云。遙接前段作承。起下之筆。段落錯綜變化。使人不知端倪。真是剪裁伸縮。不使一直筆耳。若出俗筆。起手便從都鄙有章云云。說入下以伯石豐卷對叙。未嘗不整齊。其如末段對收之接連。易板何矣。從此悟入。可以得剪裁伸縮之大凡。

求借與人之誦。作斷結。對末有精神。起處兩意一賓一主。中兩意亦一賓一主。收處兩對亦一賓一主也。章法未有不相配者。孫執升曰。大人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此即商鞅法行自貴近始。

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姑先。後國家安。

安大以待其所歸。歸。歸在此。所謂小能事大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

以惡其為人也。惡其。使次已位。畏其作亂。子產使都

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上下有服。公卿大夫。田有

封洫。封疆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

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

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卷眷。曰唯君用鮮。鮮野

補正陸氏曰。眾給而已。眾臣祭以。子張怒。子張退而

徵復。召兵欲。子產犇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

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

其入焉。田里所。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褚畜也。泰侈者畏法。故畜藏。褚音主。補正

成三年鄭賈人將寘。兼。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

之褚中以出是也。

之意。但商鞅本之以刻薄。而子產行之。以忠恕。故鄭以久存。而秦竟不祀。王或庵曰。七穆皆強宗。伯有死。而良氏亡矣。所存者。罕氏。國氏。駟氏。豐氏。游氏。即氏。子產本族。既無豪強。而罕游印三族歸之。所不服者。豐氏。駟氏。伯有。皆豐氏也。二人處置得宜。而豐氏服矣。于是難制者。唯駟氏一族。而駟氏一族。難制者。唯子皙一人。子皙鋤。而鄭之內難平矣。然子皙非豐卷所比。鋤之正。不易易。子產更有無數機權妙用在也。然規模已定于此矣。

此文單為平丘之會。晉執意如張本。以季孫不從。為主。季孫不從。季孫之偷也。然在正面。譏評便語。同嚼蠟。妙于際接。而又甚焉。便是將譏評孟孫者。都移在季孫。分中正面一點。自足。然僅以譏孟孫者。評季孫。猶嫌味薄。因直從趙孟語。偷不以民主。提唱而入。則引到孟孫。既有情而跌落。季孫亦愈有力。此最是烘雲托月。迤照入江。妙法自來。講借實形。主者未有脫化。趨變到此。文者也。三層。映出一層。緊似一層。蓋與季孫言之。又與季孫言。晉故前呼後應。終出末句。是以有平丘之會。機法一片。主意在季孫。却故意將趙孟將死矣。孟孫將死矣。兩兩對照。似單為此。兩入合傳者。合麤心人讀之。而迷妙筆。

其與之。並畔為疇。伍子產伍之也。林。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殖。是吏反。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所以與。與。嗣。協。

楚宮。公不居先君之路寢。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葬。未。已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葬。非禮。林。諸侯來會葬。于是始。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林。比公弑。展與立。

傳三十一年春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於是趙文子始生。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十。諄之。閏之。純二反。林。諄。諄。鄭重之。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吾子孟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今方知道之。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

三十一。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襄公。能竭。力。相。為。矣。為。魯。備。

孝伯語將仲孫一團正經掃得冰冷其
意則偷而其詞甚鍊。一偷字照前後
兩偷字一樹字照中間兩樹字左氏最
是照應勻稱處細密有法。
末段敘事全伏于首段中及語季孫正
面反只一點極詳略之變。

起手提明一筆通體便寫他如何設謀
如何計如何一網打盡而我師之勝

以不與焉中。聞看他只著我師問故四
字可以得賓主詳略之妙矣。

出奔者自出。出羣公子者。子尾出之。句
法亦以一明一暗一順一逆為賓主變
換也。

作楚宮而薨與效夷言而死者將毋同。

秦滅六國。往往寫倣其官。其後卒為六
國所滅。此物此志也夫。

未足與也。魯其懼哉。○懼乃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

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

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又

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是其所謂偷也。已。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

晉公室。卑政在後。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

堪。管求讒。愚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

如。孫意。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林公孫薑以嬰害

師以伐陽州。陽州。魯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夏五月。子

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

工。僕灑。消竈。孔虺。賈賁。出。犇莒。四子。嬰之黨。然則不

子。獨害閭丘一人也。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

○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正

尚書二十八篇。大常孔臧以為放二十八宿。都不知

尚書有百篇。及東晉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始獻孔

安國所註古文尚書。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官若不復適

此等事亦與一描畫所謂作易知盜也
荀子不欲雖賞不竊當是作者附叙之
吉

以毀而卒春秋僅見 毀者卒而嘉谷
者立魯之不胙天也已

此是兩頭斷中間叙法哀公失德穆叔
細摘于前而君子又渾評于後以議為
斷前實後虛叙事却安在中間又以叙
為議皆用法活變處不可不知

穆叔先言不必立次言不可立重在

段以且字通下觀末段畢結此意可見

尤妙在生十九年仍照願立長猶有童

心仍照願擇賢善抱不脫手法最細密

也 議有兩層一賓一主叙亦有兩層

一賓一主章法正相配

三易如故袁于不度中抽出說下文又

于易衰外推廣說實處一點而虛處皆

透虛處一點而實處皆圓只此二筆其

妙應用不窮矣

嘉容童心相對寫嬌纖簡語輕正議叙

皆仙筆也

主人有嘉谷而弔客偏多涕反常之事

使効觀亦難為情矣

左肅

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

拱壁 拱壁公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

罪 得罪謂魯人薄之故 子孫不得志於魯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胡歸姓之國 伏為季氏復

九月癸巳卒毀也 過哀毀瘠 敬歸襄公妾 次于季氏秋

○已亥孟孝伯卒 終穆 叔言

○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稠 齊謚稠昭公名 穆

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立庶子 則以年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 先人事後卜筮 也義鈞謂賢等 非適

嗣何必娣之子 言子野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

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

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

如故衰 言其婦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

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為昭二十五年 公孫於齊傳

○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愴而多涕 愴不敬也 子

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

季氏之專 襄公

一篇詰辭前難後解妙在難中句句授人以解解中却又句句藏得難在是極有機鋒文字

文伯語有兩層前詳後略子產語亦兩層便前略後詳文伯兩層各以吾子壞之若皆毀之作駭難子產便併作若又勿壞一處併解釋章法蓋整而變也蓋壞館垣晉責以盜盜莫戒鄭只推以燥滋不時其故只在留宿廢事未知見時上故開手特書公薨之月而以我致未見伏一篇議論之根見有刪去首句者失其旨矣

士文伯語語頓跌敲擊入情入理如遇一勅敵未易旗鼓相當也故末極嘆子產有辭金聖嘆曰前段文伯之悻悻後段叔向之津津俱是為極寫子產而設

子產語兩層本以前一層為主暴露重罪不得不壞已在言下因他自誇盟主便將他家極好榜樣相形使他動珠玉在前之愧前面極力鋪張後面盡情奚落末仍以重罪歸併到重敵邑之罪作收然此兩意一結之法若前不解留則後自不免于複矣兩不敢極言兩難以見壞垣出于萬不

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

○癸酉葬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

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

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言其多無

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也知正授人以口實高其閭闕闕門也。開戶且反闕獲耕反。厚其

墻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

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以

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何請命請問毀垣

之命。士文伯字伯瑕范氏之族乃與宣子同名或

以為疑然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

是文公之孫仲子公孫為從祖同時同名鄭印段乃

公孫段從父昆弟之子且同時謂之二子若然則伯

瑕與宣子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開也。物原是誅求無

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不敢輪幣亦不敢暴露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

得已為一篇之警策
君之府實暗對寇盜說蓋寇盜上文所
有故用暗點燥溼上文所無故用明點
立此兩意後支兩番分應于反應則寇
盜燥溼都用明說于正應則盜賊公行
明應寇盜充斥天癘不戒暗應燥溼不
時恰好每項都兩番明一番暗也呼應
勻密如此不知者方以予言為鑿耳

宮

鋪排文公兩遍各展其物以上實說以
下虛說看兩以時兩有字各字等散中
有整却又排而能活詞意最贍而密也

歸到本題一段句與文公事相反正
句句與文伯語相對也機鋒絕人
以留賓見為主前將此意寫在兩難
上後將此意寫在兩難可轉換不復

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

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

文公晉先視一單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

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庫音婢亦音卑坊

人以時填館坊人塗者填塗也室坊音烏填莫歷反諸侯賓至甸

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燎力妙力遙二反正義庭燎之差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郊特牲

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鄭云借天子矣僕人巡宮巡宮行夜行下孟反下巡行同

車馬有所有所賓從有代代客中車脂轄中車主車之官

周禮居周禮居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

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皆賓而亦無廢事賓得

則事照我我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秣賓之憂樂晉

則巡其此二句補得圓足縱有不是亦當包容矣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

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

鞮之宮數里銅鞮音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

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迫又有牆盜賊公行

而天癘不戒癘猶災也言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

一路帶辨帶駁透快盡致而語亦太迫切矣忽用宕筆一鬆而以薦幣修垣輕掉尾極縱擒伸縮之妙而文境亦轉變不窮凡文字必有歸宿以薦幣應未見修垣應壞垣收拾完密首尾如一句此歸宿之要訣也否則往而不返矣

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問晉命已雖君之有魯喪亦做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

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

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我實不德

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賈服王註皆讀為盈盈是滿也故皆訓為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

禮加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

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天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

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

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陸氏以夫字為下句首今不從

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

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莒子密州之號既

立展輿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

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去疾齊

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與出也為明年書曰莒人弒其君

引詩讚不容口極有神致非此重重疊疊之詩結不住一篇反反復復之文也

文字結詩最要通體相稱豈漫然引詩了事而已

鍾伯敬曰左氏每于傳末作一斷案而假托諸人言以為重太史公傳贊祖此

意將朝則告既往則告甚矣其不憚煩也將朝則告既往則告甚矣其不憚煩也

許止非弒則書弒父今展輿實弒反泛書莒人傳解恐非聖經本旨

重寫兩國人句為解經伏筆

去疾奔齊本連上段作敘事結局之筆

邦將齊出也塔上作註釋而又趁勢與

齊出也

齊出也

左編
展與吳出。牽下作對仗。為明年奔吳。張本此等筆法。直如珠走盤。圓轉入妙。

買朱鉏。買朱鉏密。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弒。今者父子故復。重明劍。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

也。通吳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趙之通吳晉之路。

來季札邑。正義曰。延陵。州來邑名。並食二邑。故連言之。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

戴吳。在二十九年。天以啟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

末。甚德而度。德言仁。度量廣。仍在德甲。裡說矣。德不失民。民歸。

德。慶不失事。審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

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即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即。

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

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

末疏本作

季子不立。敬語可了。既有天啟。一問便應。有非敬一答。但非敬季子。却如何落筆。妙于若天所啟。一轉從對面寫透。而正而自明。又不犯手也。此中極有匠巧。莫隨口念却。

從不立。說到天啟。仍從天啟說到不立。有兩意。則遞說。後說必用順逆往復為章法矣。

此是兩截。格全重有禮。而所謂禮者。又全在辭令。故于起處。照一辭字。後半極稱其辭令之善。結歸有禮。因一端而詳其全體。寫得極出色。有精神。

兩截文字。不出前案。後斷前叙。後議兩種。今此文上截。文字有禮之評。却為下截。總論張本。是以斷為案也。下截詳寫擇能之使。即是上截諸人實事。是以叙為議也。具此神變筆端。直有十二龍賓。

三編

義公

義公

義公

既以辭令為主而行人逆客時却不載一語亦以此處載其辭令則後半海概一段鋪排文字反覺贅設而文格累墜運掉不靈矣此剪裁要着因思古人爲了自己文字章法刪削埋沒別人好文不少若不亂割愛一總推入已文先不佳安能復令他人之文藉我而傳乎

下段作兩番說一是平日一是臨時都以子產作領前一層以馮簡太叔起後一層以馮簡太叔止應轉起處恰好上半篇陪一段下半篇陪一段謀配得絕無偏枯落墨輕重如經稱等唐錫周曰前文藏過子產後半忽然出現妙寫諸人能于太叔獨不用能字偏描出一幅畫像子產謙又補出性情妙

甚又曰因文子有禮一語便縱筆寫到子產爲政偏細細將四子能事叙一段又細細將子產擇能而使寫一段幾令讀者忘其所以然後一筆繳轉何等超卓行文之妙如乘騏驎接轡徐行忽然絕塵而奔便似不復可控制少焉輕三勒依然仍回舊路此種奇格實爲創見

此篇以夫子斷語爲主前子產語句句有一忘私克己邦家無怨道理在爲仁字伏案也凡作三層讀先正說次從正意說到比喻末又從比喻說到正意其實起處吾師收處吾藥與中間防川小決皆是以喻意爲正說一串寫來理醇

平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禮爲政本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林有禮以節其政何患之有

此以上總一筆作提以下能一層一能字領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

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

知諸侯對此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

善爲辭令神謀能謀謀於野則獲謀也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林寬明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

則得則得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

同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神謀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

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

有禮也明北宮文子之言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論其然明謂子產

曰毀鄉校如何患入於中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

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

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

損怨爲忠善則怨訪息朝直遙反不聞作威以防

小決使道本對上。大決傷人却又轉下。聞而藥之兩不如以通為對筆法最圓然亦變調也。

然明語只收應毀鄉校句故贊語只用虛說為夫子留地步否則贊而又贊非復即岐矣。又一是一是正說一是一是反說一是一是極其效一是一推其心信不信又相應必非隨手填綴者。

此篇只學而後入政二句為大旨若就正意發揮亦自有一首絕大文字却偏

將正語只于中間一見前後都用譬喻指點語語入理又語語入情不作一味板腐大話頭最是生新出色處聞後人大題小做法門左氏真無妙不臻有奇必備者矣。

操刀製錦射御三者正貼為邑作喻中間敢不盡言自是閒文趁便亦用一比方後半衣服心而兩項亦因前文用比遂通用比方以配之此文律之所以純而不雜也後人效之或又貪發正義好議論便終身理不成錦耳。

先破愛字接連兩遍只一個比方次破學字前後兩遍用兩個比方學字主也使字只帶說不重或以三喻為分結愛使學三層者非。

怨欲毀鄉校。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遠畏大決所犯傷。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以為已。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

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

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日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

生哀十六年卒為七十三史記世家以為襄二十二年生卒時七十二此註從史記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何。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謂尹何。

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

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

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

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厭於甲。大官

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

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

不亦多乎。只用虛筆。縮住若實說完。則上復其傷實多。下又不留敗績厭覆地步矣。此頓挫之妙也。

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與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緊相呼應。上對為邑。下照吾家。此子產以謀國之餘。為子皮謀。乃所謂忠也。咀華云。今人混讀。便令子產一段。眼切意思。抹倒子皮。以為忠從何着落。可為知言。

他日云云。插此一開。筆意乃曲。又將為鄭國先作一透。合結句有根。字無泛設。

四喻字字警快。末尤新雋。君房言語妙。天下恐未易到此。

因論為邑之忠。遂委以治國之政。蓋于通篇又轉一境。作結也。真言有盡而意無窮矣。

此篇只是一首鋪排文字。首段切論。公問威儀以下。純用泛論。子有威儀者。說得透。而無威儀者。益明借賓形主。詳反略正之妙。至此文而暢極矣。切論有兩層。前一層只說令尹不終。後一層乃指出所以不終者。由于無威儀。泛論亦有兩層。前一層分解威儀作提。而下從君臣推言。無人。不有威儀以結之。後一層單舉文王作提。而下從君子推言。無事。不有威儀以結之。雖兩截文字。詳略

乎。言官邑之重。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多於美錦。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

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

六字依然分拆不開大奇大奇譬如水
銀在盤大珠小珠。零容星星如幕布如
星羅少焉合在一處仍舊一塊生成。天
巧耶人工耶。吾烏得而知之耶。忽合
忽分忽整忽散。離奇恣肆不可端倪。蓋
文章本無定態。只恃有心人。命其羅耳
此正是極會蒐羅之文也。

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
中問大奇大奇
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
儀字字瀛得如此斟酌飽滿
之有威儀也。又音岳

言學利父已
族父從從父已
族父從從父已
族父從從父已

